



中復堂全集  
七

和  
854  
17





康輜紀行卷之七

桐城姚瑩展和甫

察木多西去三百餘里有瓦合山入藏所必經也衛藏圖  
識云高峻百折山上有海子煙霧迷離有望竿合周天度  
數矗立土臺之上大雪封山藉以嚮導過者戒勿聲違則  
冰雹驟至山中鳥獸不棲四時皆冷上下逾百里無炊煙  
通志云瓦合大山在類伍齊西南山大而峻歷一百二十  
里到瓦合寨謝都闡云海子周四十里每年十月十五日  
結冰次年三月十五日冰解如期不失人俟有野獸行跡  
卽從冰上往來海子中有獨角獸大如牛過者見之以爲  
祥瑞蕃人謂之海神

右瓦合山海子

察木多西去尖宿二十八站至拉里曰俄洛橋口浪蕩溝



曰拉貢曰恩達寨曰牛糞溝曰瓦合寨曰麻利曰嘉裕橋  
曰鼻奔山根曰洛隆宗曰曲齒曰碩般多曰中義溝曰巴  
里郎曰索馬郎曰拉子曰邊壩曰丹達曰察羅松多曰郎  
吉宗曰大窩曰阿蘭多曰破寨子曰甲貢曰大板橋曰多  
洞曰擦竹卡曰拉里凡一千五百里

右察木多西  
二十八站

拉里而西尖宿十六站至前藏曰阿咱曰山灣曰常多曰  
甯多曰拉松多曰江達曰順達曰鹿馬嶺曰推達曰烏蘇  
江曰仁近里曰墨竹工卡曰拉木曰德慶曰蔡里曰西藏  
喇薩凡一千一十里

右拉里西十六站

自察木多以西地皆達賴刺麻遣蕃官管理部落六者曰  
類伍齊一作類烏齊在察木多西北爲草地人藏徑道有  
紅教呼圖克圖住坐大寺康熙中 賜印文曰協理黃

教那們汗之印清之蒙古唐古忒三篆有土城其眾刺麻  
皆居城內所部蕃民多黑帳房居土房者少去四川布政  
司三千七百四十五里次曰洛隆宗一作羅隆宗在布政  
司西南四千一百一十五里其地有嘉裕橋爲藏鑪通津  
潞江在其城東北六十里蒙古名喀喇烏蘇蕃名鄂宜爾  
楚其下流爲潞江又作怒江又有匝楚河在其城東北一  
百六十里其下流爲瀾滄江次曰碩般多一作說板多一  
作蘇班多一作舒班多在洛隆宗西去布政司四千二百  
七十五里乃青海之捷徑也築土甃石爲城枕山臨河僧  
眾蕃民皆在城內建房屋以居次曰達隆宗在碩般多南  
卽邊壩又名賓巴去布政司四千五百五十五里有沙工  
喇山在其西崇峻上下八十里相連魯工喇山平行八十



鳳輶新編 卷之二  
餘里通志云二山冬春每積雪難踰衛藏圖識作魯貢拉山云峭壁摩空一小溝蜿蜒上下夏則泥滑冬則一冰雪槽行人拄杖魚貫而進又有丹達山上有雪城路徑奇險在魯工拉山東十五里相傳康熙中有雲南解餉官過此墮雪窖中沒爲山神靈異土人祠焉今過山者必虔祀之否則冰雹立至成都府城及入藏一路多丹達王廟其靈異可知矣當時微員歿於王事竟未以聞不蒙卹典無有知其姓名者乃自以神顯可慨也次曰拉里一名喇里在達隆宗西北通志云察木多與西藏中通之咽喉也林拉一山爲喀喇烏蘇大道直通青海昔準噶爾車零敦多布侵藏此地有黑刺麻僞稱河州刺麻迎大兵爲嚮導陰截軍餉定西將軍噶爾弼遣副將岳鍾祺擒誅之別使刺麻

治其地仍隸西藏至今服役極恭順矣地去布政司五千二百八十五里拉里大山甚危峻上下二十餘里四時積雪大寺在山之腰通志云山勢如龍前後左右俱極險峻惟右有路盤旋而上建大寺設大刺麻一人掌之眾刺麻皆在山上蕃民住土房者十餘戶居黑帳房者百餘戶次曰江達卽工布在拉里西南通志云有三星橋甲桑橋二水會合之地乃東西要津所轄之章谷并鄂說與疊工接壤又北通西海之要隘也瑩謂此西海當卽青海也準噶爾昔侵藏地工布人民堅禦之敵不能入衛藏圖識所謂憑山依谷形勢險要者是矣地去布政司五千七百三十五里類伍齊拉里外洛隆宗碩般多達隆宗江達設熱傲或磔巴掌之以供賦役江達以東山皆險阻以西惟鹿馬



嶺雖高約四十里而平易不險無復冰雪峻嶒怵心矚目者矣圖識云墨竹工卡正北接察木多草地之路其水西流至藏卽藏河也水驛有皮船四十里至拉木余按定西將軍平西藏疏所云進據墨竹工卡準噶爾堆木品宰桑堅守噶爾招毋倫渡之兵皆遁此渡卽藏河也招毋一作招木一統志稱噶爾招木倫江墨竹工卡會典作墨竹宮

右類伍齊洛隆宗諸部

水道提綱曰雅魯藏布江經楚舒爾城南又東南至日喀爾公喀爾城北有噶爾招木倫江自東北合諸水西南流經衛地喇薩來會疑卽古吐蕃之藏河也噶爾招木倫江源有二一曰米的克藏布河出墨魯公喀城東北三百里米的克池西南經達多城東北而西南一源來會曰達穆河出達多城東北二百里之查里克圖嶺二源旣合乃名噶爾招木倫江又東南流受西來二水之合東注者又東南折而東流受北一小水又東折而南而西南百里又折而東北數十里經傲那廟北又東乃折而東南受東來岡噶拉嶺水乃西南流過鄂納鐵索橋又南經墨爾公噶城西又南折而西曲曲百餘里經噶爾坦廟北又西經第巴達克城南又南稍西有一河西北自溫主普宗城合三水東南流來會又南數十里經得秦城北又折西流曲曲經刺薩之南卽唐時吐蕃國都今爲達賴所居也伊克詔廟有長慶碑西北有庫庫石橋噶爾招木倫江又西北流十餘里至董郭爾城東南受東北來一小水又西南流數十里經日噶牛城北有羊巴尖河合楚普河自西北合四大



水東南流三百餘里來會又南流八十里折西南流受西北來二小水又西南經楚蘇拉城東南又西南至日喀爾公噶爾城之北而雅魯藏布江自西來會

雅魯藏布江即大金沙江見前

右雅魯藏布江即藏河

又曰金沙江者一統志云古名麗水一名神川一名犁牛河今蕃名木魯烏蘇一名布賴楚河又名巴楚河源出衛之刺薩西北八百餘里有山形如牛蕃名巴薩過拉木山譯言乳牛也水出山下名木魯烏蘇東北流九百餘里至那木唐龍山北轉東南流八百餘里入喀木

即察境名布

拉楚河又南流少西入百餘里至巴塘西六十里名巴楚河又轉東南流六百餘里至雲南麗江府界為金沙江自麗江府雪山之北折而東南經永北武定二府至四川會

川衛西南入四川界與打沖河合折東北經東川府西馬湖南至敘州府與川江合自發源處至入內地流四千餘里受大水數十小水無數水深流急沿江煙瘴最多以江出沙金故名唐書南蠻傳貞元五年南詔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索橋溺死以萬計又西域傳多彌木西羌屬吐蕃號難磨濱犁牛河土多黃金又地理志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犁牛河渡藤橋百里至列驛明一統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界犁石下名犁水訛犁為麗

按梁周嗣興千字文云麗水則其稱名久矣

流經巨津通

安寶山三州按犁石者以其石如牛也其水因之得名故有犁牛之稱舊志謂此即古若水不知若水即今鴨隴江其下流名打沖河非金沙江也或謂此即繩水按水經註



若水逕越嶠大笮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  
 山繩水出焉東南流亦為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  
 縣東流注於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笮與若水合自  
 下亦通謂之繩水矣今金沙江下流正與打冲河合其說  
 似之唐樊綽以麗水為禹貢之黑水按麗與驪古字通驪黑也故樊綽云爾  
 云與瀾滄江合東人南海程大昌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  
 合雍梁二州疆境然今金沙江自與大江合不入南海非  
 黑水也明僧宗泐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  
 巴山蕃人呼黃河為抹處犁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  
 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犁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  
 源今自黃河源至金沙江源僅三百六十餘里中隔巴顏  
 喀喇山河源在山之東金沙江源在山之西南宗泐之言

與今源合必力處即布勒楚聲樹迤邐又為宏祖湖江說  
 源云禹貢言岷山導江乃氾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  
 入河之水為省五入江之水為省十一計其吐納之水倍  
 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  
 短而河源長也宏祖蓋以金沙江為大江之正源前人已  
 有言之者第非出於周覽故其言雖是而未能條析凡水  
 之源必以遠且大者為主而近者小者附之金沙江自發  
 源歷雲南至敘州府行七千里始與岷江合較岷江之源  
 遠三四倍大亦倍之昔人守禹貢岷江之文不敢別有異  
 辭然岷山特導江所始非即江源猶導河積石非即河源  
 也以今考之江凡三源最遠而大者莫如金沙其次則鴉  
 隴又其次則岷江三源金沙最西中為鴉隴東為岷江鴉



隴江流至四川會川衛西先合金沙江金沙江流至敘州  
 府又與岷江合斯為大江也接徐宏祖所言江源考之輿  
 圖頗得源委至云河自崑崙之北江自崑崙之南則以巴  
 顏喀喇山為崑崙以星宿海為河源不知崑崙在回部極  
 西河源初發在葱嶺和闐諸山其南境與阿里地之岡底  
 斯山相接瑩按岡底斯山在阿里之東北境東距後藏札  
 什倫布一千五百餘里東北去和闐一千五百  
 餘里中皆沮淤之地有巴哈伊克二池即湖也其旁小  
 池甚多巴哈池北有札克安巴山伊克池西有瑚喇布哈  
 山皆阿里境內北入和闐過大戈壁為尼莽伊山其東散  
 漫之水無數與巴哈伊克二池旁小池水皆忽見忽隱意  
 皆古所謂計其道里在金沙江源之西尚四千餘里巴顏  
 星宿海也喀喇山正當大河伏流重發之地故所云非江源短而河  
 源長者未及見今日輿圖沿舊說而云然也明僧宗泐所  
 言亦同此誤今辯正其說如此

右金沙江源

西域聞見錄云土爾蕃哈拉和卓城即漢都護班超駐劄  
 之所又西南五百餘里為賀卜諾爾城賀卜諾爾者即世  
 傳黃河之源星宿海也自關展西至和闐四千里之南  
 自和闐南至後藏四千里之東周迴萬里皆星宿海之  
 海滯無人煙間有道途非戈壁即泥淖直峯側嶺曠野平  
 川無地非泉或如鏡懸或如瀑布或錯落散布而來如星  
 之躡度或萬點湧地而出如珠之走盤水色赤黃數其泉  
 不可以萬千計派流莫考沮淤無垠無一非夾淤夾沙洶  
 湧旋流之水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  
 俱匯於賀卜諾爾為黃河極大之湖潑洄渟滯旋轉而伏  
 其東其北皆峻嶺高峯以障蔽之數百里出山始見黃水  
 一綫瑩按爾雅河出崑崙虛色自其一  
 川色黃川指出山言正與此合自山下湧出如溝渠



耳東北流入中國卽黃河也有回村二處皆名賀卜諾爾各四五百家其人不耕不收惟以魚爲生瑩按漢書及元史所言河源皆不誤至本朝其說益明魏默深曰河源出葱嶺行數千里始匯于羅布淖爾卽古蒲昌海是淖爾但可謂河之委非河之源也七椿園謂和闐後藏之士魯蕃周迴萬里皆星宿海者約略之辭實止二三千耳耳爾雅謂河出崑崙墟墟者虛土無人之稱卽所謂非戈壁卽沮淤也河源始崑崙至此散見故謂之出及再伏地出山一綫東北流入中國則謂之川乃知古經簡明精確不可及也因江源併及河源備記之

右黃河源

漢成帝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至張禹家帝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對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此佞臣假經術以欺人主附和大姦致成篡國之言朱雲所以請尙方劍斷其頭也乃近世儒者輒謂性與天道子貢所不得聞而譏宋儒言性理之非是其所爲經術者亦張禹之徒以爲取富貴之具耳始自公孫宏以明經致富貴其後紛紛誦六藝以文姦言致禍極於王莽可不懼哉

右張禹附王莽說言天道

或曰鄭裨竈言災異有驗而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子產之言是亦張禹所本也烏得而非張禹曰此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子產固云人道邇矣其意蓋在盡



修政事不欲以元遠之言惑世誣民也故雖以言折禪竈而繕修火具以防火災則未嘗不心善其言而從之也政事既修人道可回天道故鄭亦不火此修人道之驗豈天道之無憑哉成帝之世天道卽云難知人道之失豈不彰著王氏之擅權後宮之邪嬖主德之淫昏何一非失政之大者禹爲師傅不一正君之非天旣屢示災變復爲姦佞之言阿私罔上此並人道而不知與子產若水火之異何得援以爲說乎張睢陽罵賊曰未識人倫安知天道吾子張禹亦云

右子產言天道人道

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問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彊爭以是久安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彰主之過有所舉薦惟恐其人聞知沐日歸休燕語不及朝事此史臣稱光之言也後世稱賢相者多以此爲法而明人非之謂爲不忠不直巧佞成性其削疏藁正欲自益其讒詔耳光當時位太師在王莽太傅上嘗稱疾不敢與莽並莽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旨風光令上之莽睚眦莫不誅傷光疏如是猶有人心乎宜其不令藁見於天下後世也余謂光希外戚權臣之旨苟合如是史乃稱其不希上旨苟合耶及罷丞相免爲庶人哀帝使董賢私過之光下車拜謁以是賞緣復相與董賢並爲三公及哀帝崩董賢自殺則又希太后旨舉王莽爲大司馬卒成篡逆烏在其舉薦惟恐人知耶漢史所言殆光自言之以欺人耳然本傳但著其美而散見其惡於他傳蓋史法也後世人但見本傳猶以爲師法者徒取其謹慎可保祿位而免禍



耳夫身爲大臣表帥百僚不思守義持正盡忠匡輔國家而孔光是法徒以保祿免禍爲心非孔子所云患得患失之鄙夫乎幸逢聖世得全終始亦淺之爲賢矣不幸而主非聖明其又何所不至哉

右孔光巧佞

吳薛瑩入晉爲散騎常侍卒陸喜論之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余謂陸喜之言善矣然當時吳臣張悌以身殉社稷諸葛靚不受晉侍中之拜終身不向晉朝而坐此皆仗節守義不愧臣節者喜不及之是其論猶未盡吳國之士也豈喜視守義仗節

尙不甚重耶抑有所諱耶益嘆宋儒名教之功繫於天下

萬世者大矣

右陸喜論吳士不及張葛

燕梁琛使秦苻堅欲留琛不可及還燕慕容暉收繫之苻堅入鄴釋琛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爲身禍可謂智乎琛曰臣聞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懼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尙不忍爲况非所及耶余謂孔子繫易有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言後世莫不以見幾爲知於是愛名德者以去位爲美好功利者以望氣爲先庶幾易中之一端矣然聖人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似不如是也易本文之上固云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下文又曰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一則曰不諂不瀆再



則曰介如石不終日聖人之意固謂君子有確然堅貞之  
守以爲上交下交之用非教人巧爲趨避也作者用事能  
斷之謂亦非必超然遠舉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  
之望豈如後世之云乎如後世解易正梁琛所謂心達安  
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者耳夫爲人臣子心懷去就是有  
貳心也豈所云介如石者乎其言不終日者何也論語曰  
見義不爲無勇也君子既有見於吉凶之幾則先事豫防  
沈謀有斷毅然行之確乎其不可拔孟子亦云如知其非  
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此不終日之說也後人之解但以  
趨利避害爲言恐與聖經相背若不權之以義豈所安耶  
且卦辭文王所作爻辭周公所作而文王見囚羸里周公  
見謗流言二聖人豈不見幾者哉惟能知吉凶之義斷然  
行之以貞而吉所以爲聖又如孔子明知道之不行而栖  
栖天下當時隱者皆不謂然惟子路知夫子曰君子之仕  
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聖賢立教垂世如此梁  
琛之言其善讀易者乎

右梁琛善讀易

秦姚興使韋宗覘禿髮傳檀傳檀與論當時大略縱橫無  
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  
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余謂雄才大略本於  
天授此不可學而能也然自古以上智之姿猶不廢學者  
聖人之道大中至正損有餘補不足苟恃其姿質而自縱  
焉何能善其終哉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  
者有以夫韋宗之言書生之見耳未爲能覘國也宗歸甫  
五年傳檀爲西秦襲滅被執死議論縱橫果足恃乎



紅教刺麻有法術能咒刀入石復屈而結之又能為風雪役鬼神非虛也然自屈服於黃教蓋黃教惟講誦經典習靜禪坐不為幻法而諸邪不能侵之故蕃人雖愚其敬黃教尤在紅教之上此佛圖澄所以不如鳩摩羅什而鳩摩羅什又不如達摩也然藏中達賴刺麻及班禪額爾德尼僅以清心無漏為轉世法他無異處其轉世亦在可知不可知之閒如來上乘似不爾也駐藏大臣以那們汗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不法革遣之達賴尚幼訪於班禪以成其獄失蕃人心及班禪返後藏蕃人敬禮大衰班禪泣而悔之乍雅大二呼圖克圖既以構兵結訟類伍齊之大二呼圖克圖亦以爭權不睦西方之教不亦衰甚矣乎

右黃教紅教之異

秦姚興命羣臣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于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興言是也然國家之興亡盛衰自有其運人才之屯否通塞亦有其命求之而不遇者多矣况無求才之誠復無知人之鑒乎至若朝廷以阿順為賢宰相以直節為忌羣小盈廷人才野伏斯又千古之所同病矣王褒之頌豈易言哉

右姚興論人才

會典西藏之地有四一曰衛一曰藏一曰喀木一曰阿里凡轄六十餘城拉擦即喇薩居諸藏之中又名中藏至京師萬有二千餘里後藏在前藏之南當作中藏西南至京萬有三千



餘里喀木在衛藏之東至京九千餘里阿里在衛藏極西至京萬有四千餘里余按今輿圖西藏之東界爲江卡卽達賴刺麻所轄然中隔乍雅若論形勢當以察木多爲藏之門戶以其地本古之前藏東達四川南達雲南也東至四川打箭鑪二千六百餘里南至雲南維西中甸不過一千餘里是雲南近而四川遠矣故察木多食雲南米而川米不至

右西藏門戶

一統志藏內三十一城量地大小人之多寡各設宗布木一二人管理民事五戶出一兵每馬兵二十五人步兵二十五人設一丁布木轄之其兵多之地一城有數十丁布木者凡人馬糗糧器械皆按戶均派有用時傳集事畢仍爲民其東北與青海諸部接界處喀喇烏蘇設一堪奈刺

麻木魯烏蘇設一蒙古宰桑供應往來使者馬匹鄉導及文移郵遞余按今內外土司之地猶皆古制兵民不分故兵多而費少觀於西藏可知其大凡矣

右唐古忒兵近古制

明史西域烏斯藏傳稱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余按此云無城郭今一統志有三十一城者志于喇薩城下註云本無城有大廟土人共傳唐文成公主所建今達賴刺麻居此有五千餘戶所居多二三層遇有事卽保守此地其餘凡有官舍民居之處於山上造樓居依山爲塹卽謂之城余按今自打箭鑪外蕃人所居蠻寨皆累石爲牆架木爲樓二三層人居其上牲畜在下明史所云大土臺者卽山阜也衛藏圖識云去西藏五



里此云西藏謂喇平地突起雙峯一為布達拉建金頂大

寺達賴刺麻坐牀於此一為招拉筆洞建樓房二所係有

行刺麻靜修處中建一塔峯巒蔚秀梵宇清幽西方勝境

也據此所言即明史之上臺上僧矣惟所云無刑罰兵革

鮮疾病則不然兵革見前一統志圖識云西藏相沿蕃例

三本凡四十一條刑法甚酷大詔旁有黑房數間拘繫罪

人不論犯法輕重皆禁於內繩縛四肢以待援法爭鬪死

者屍棄水殺人者罰銀錢入公為屍親誦經或牛羊若干

無則縛水中籍刃其家搶奪劫殺者不分首從皆擬死或

縛柱施以鎗箭較射飲酒死則斬首懸示或送狍獺野人

食之或送曲水蝎子洞令螫之若攫人財物則監禁倍數

比追完仍抉目劓鼻或去手足犯姦止罰銀錢量其貧富

或責釋無男女皆褫衣責於市亦有枷號者又云西藏醫

名凡木氣其藥與中國異或購自西洋不炮製閒用丸散

遇病亦診視而後用藥其診視以左手執病者右手右手

執病者左手一時並診疾重始然若小疾以酥油通體塗

之曝日中陰晦則覆以絨單燒柏葉薰之病無輕重必延

刺麻誦經或朱巴祈禳朱巴道士之類也或令童男女唱

佛曲祛之百餘年來與明史之言不同如此

刺薩內寺廟甚多其最巨者為大詔在刺薩東南面臨藏

江蕃人又稱為老木郎圖識云建自唐時周圍樓閣及殿

宇瓦蓋飾金中塑佛曰覺釋伽摩尼云自唐初侍公主來

藏年十二成佛或云鑄自中國左廊有唐公主吐蕃贊普

同巴勒布國王女像其內神佛萬計一統志作伊克招廟



云蕃語謂大爲伊克廟爲招猶言大廟也有唐碑在大門外之右刻唐長慶初與吐蕃會盟文至今完好圖識云大詔前有唐碑二一爲德宗盟碑一爲穆宗盟碑卽世傳長慶碑也今惟德宗碑文尙存然亦剝蝕不可讀矣蓋圖識在一統志後故云而一統志以存者爲長慶恐悞大詔北半里爲小詔圖識云蕃名刺木契亦唐建宏厥壯麗不亞大詔中塑佛曰珠多吉一統志作巴漢招廟云相傳贊普所娶巴勒國女所建巴漢譯言小也此二廟內刺麻二三萬人又有別蚌寺在刺薩西十五里內有園亭乃達賴避暑之所刺麻萬餘大堪布一僧官二理之甘丹寺在刺薩東五十里甘丹山相傳宗喀巴成佛處有土城壯麗如大詔大堪布掌之木輓寺在大詔東爲諸僧習經之所西有經園刊布經文色拉寺在刺薩北十里依山建金殿三達賴歲至講經刺麻三千餘人俱於寺旁石室中居桑蓋寺在東南與甘丹寺近樓閣經堂佛像俱裝金與大小詔相類刺麻數千內奉漢壽亭侯神像云唐以前地多怪異爲害神除之始安因建寺祀焉多機札古寺附近桑蓋在渣羊宗山巔高二千餘丈梯而上有石穴內白土可餐味如糝粳食盡還生其穴須然火入後有一海惡人至此必墮蕃不敢近有噶瑪霞寺又名垂仲殿一作吹忠譯之異也在大詔東半里許神像猙獷內居護法垂仲其人喪束如刺麻而有妻子世傳其術蓋巫之類也每月初二十六日下神金盃雞羽背插五小旗白哈達纏身虎皮靴手執弓刀登壇爲人判吉凶輒應出則從人裝飾鬼怪旗鼓導



引各大寺皆有垂仲或亦以女爲之佛地有此蓋猶沿紅  
教之詭異而達賴亦藉之以驚愚俗無怪蜀中巫覡之多  
也

圖議云前藏拉撒譯言佛地也羣山朝拱碧水環流阡陌  
腴饒徑塗平衍其西突起布達拉一山梵書云普陀山有

三布達拉其一也奇峯聳翠飛閣流丹靈秀所鍾遂成勝  
境而峯巒相向則有招拉筆洞爲之輔山前浮圖鼎峙山

後湖水清漪稍北爲祿康插木在布達拉後有一池約四  
里中建八角琉璃亭又名

水閣申建水閣登覽者濟以舟風景絕佳由詔而上布達  
拉有琉璃橋橋下水勢浩瀚曰噶爾招木倫江即藏部民

夾岸而居具豐樂之象江水澄澈有綠松石翠色欲滴頂  
若盤盞淘泥掘石則身大如象不可取玩也山之東五里

許有大詔寺金碧璀璨其後毘連者曰小詔山之南七里  
許按此南字誤當  
作山之東北有札什城漢兵居焉其色拉別蚌桑鴛

甘丹諸大寺或近效其靈或遠挹其秀而又有宗角卡契  
園經園諸勝錯綜其閒爲達賴往來遊憩地春冬桃柳松

柏相映自然梵宇花宮不亞中土  
右刺薩內  
寺廟二條

南北朝謝晦爲晉右將軍自彭城還都賓客輻輳兄瞻爲  
中書侍郎驚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豈門戶

之福耶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晦佐命宋朝位任  
益重瞻愈憂懼遇病不療而卒遺書以啓體幸全無憾勉

晦爲國爲家余謂此懼貴盛驕泰爲門戶禍賢矣瞻以晉  
臣爲宋豫章太守臣節不能無愧也方晉恭帝遜位百官

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及劉裕登壇卽位廣又悲感



沈涕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懼之事固自不同方之于瞻不猶賢乎然劉裕受禪次年九月弒零陵王瞻時爲豫章太守遇病不療以十一月卒是猶有故君之勵也第不敢顯爲烈士之行懼取怒新朝以覆其宗斬先人之祀用心亦良苦矣顏延之爲光祿大夫子竣爲右將軍丹陽尹凡所資供不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道側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尙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騎佚如此其能久乎竣後竟被禍延之清儉知子之明正與謝瞻同美家訓所以作也然文帝遇弒延之不能不立于凶砌之朝竣能佐孝武草檄討逆與晦之旣佐命而又謀逆者豈可同日語哉

右謝瞻顏延之保家

宋道武帝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置二尙書又選名士爲散騎常侍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爲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沈約曰君子小人類物之通兩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傳說去版築爲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俗士憑藉世資用相凌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余謂國家立法各有其制而用法則存乎人惟明主賢相能因時損益而變通之制度一定可以爲中人之



法守欲久而無弊不可得也沈約之言其切中晉世之弊歟

石末道武帝改官制

圖識又云西藏行歲亦以建寅孟春爲歲首節令多與內地不同如十二月大建則以元日爲年節小建則以初二日爲年節每遇年節商民停市三日各以茶酒菓食物相餽爲禮其日達賴刺麻設宴於布達拉上延漢蕃官會飲有跳鉞斧之戲選幼童十餘人著綠衣戴白布圈帽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列設鼓十餘面司鼓者亦裝束如前凡觥觴交錯時相嚮而舞聽鼓聲之淵淵而隊兆疾徐咸中節越日觀飛神乃後藏蕃民供此役以皮索數十丈繫於布達拉山寺上下人捷如猿攀援而上以木板護於胸手足四舒而下如矢離弦如燕掠水亦異觀也過此擇日大詔內聚集眾山寺刺麻擁達賴刺麻下山謁佛登臺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凡蕃民越數千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寶玩陳列炫麗舉于首而獻之達賴刺麻若受卽以塵尾拂其首或手摩其頂者三出則誇耀於人以爲活佛降福也上元日懸燈於大詔內盪木架數層安設大燈萬餘盞以五色油麪爲人物龍蛇鳥獸窮極精巧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燈焰之晦明占一歲豐歉十八日揚兵集唐古忒馬步兵三千戎裝執械繞詔三匝至琉璃橋南施巨礮以驅鬼魅礮大小不一中一最大者鑄自唐時刊威勦除叛逆五字演畢商上出金銀綢緞布茶勞之并布施僧眾爲誦經之資越二日或四日噶布倫戴琫刺麻各出幼童選快馬馳騁自色拉山寺東麓至布達拉後約三十里



疾驅角勝先至者受上賞復以幼童褻體跣足自布達拉西至拉擦東約十餘里一時爭道而趨亦以先後較勝負如力不勝親友旁觀者以冷水灌頂爲之助此爲一年奪標之戲也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詔三十日諷經畢送老工夾布卽通志所謂打牛魔王也以刺麻一人僞爲達賴刺麻於蕃民中擇一人面塗黑白色作牛魔王直詣其前詆其五蘊未空諸漏未淨達賴亦以理折彼此矜尙灑力各出毆一枚如核桃大達賴三擲皆盧魔王三擲皆梟蓋六面一色也魔王驚懼而逸於是僧俗人執弓矢鎗礮逐之先時於對河牛魔山列帳房待牛魔竄人擊以巨礮迫以遠颺而止凡作魔王必以賄得之蓋於魔王避居處預儲數月之用以待之食盡始歸耳二月初二日達賴刺麻上山仲春下旬或暮春之初大詔寺中寶器珍玩陳設殆備謂之亮寶翼日布達拉懸大佛像其像五色錦段堆成自第五層樓垂至山麓約長三十丈又有刺麻裝束神鬼及諸蕃人物虎豹犀象等獸繞詔三匝至大佛前拜舞歌唱如此一月始散四月十五日寺門洞開亦然燈達旦任蕃人遊玩六月三十日別蚌色拉兩寺亦懸大佛像有垂仲降神蕃民男婦皆華服豔妝歌唱翻桿相撲諸戲咸備亦二寺之大會也七月十五日任磔巴一人以司農事其地之蕃自從之遊佩弓挾矢旗旛前導遍歷郊圻觀田禾射飲以慶豐年然後土民刈穫亦所以重農事也七八月閒臨河遍設涼棚帳房男女同浴於河卽上已祓禊之意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蕃民盛服至大詔頂



禮二十五日相傳宗喀巴成聖日或云卽然燈佛舉國皆  
於墻壁閒然燈相映燦若列星亦以燈卜其歲除夕末櫬  
寺跳神逐鬼有方相氏司儺遺意男女盛飾羣聚歌飲帶  
醉而歸以度歲節

嗟呼人情不甚相遠也雖異域豈有殊耶夫佛法精深上  
智猶難盡識寂滅之說欲以化導愚蠢之蕃民其誰信從  
之乎人莫不有好惡好莫如生惡莫如死生矣則更求其  
福而樂也死矣則又懼其罪而苦也釋氏深有觀乎民情  
非徒清淨寂滅所能動其信從也於是莊嚴色相使民崇  
敬而不敢褻更炫之以富貴生其歆羨之心以爲從我者  
如是之福可極樂也不惟此生樂之且生生世世樂之雖  
中智亦欣慕焉况愚蕃乎猶恐人見佛之死不見其生疑  
爲妄也更爲轉世以示其蹟民曰佛果轉世而有福如是  
也欲不堅其信得乎至於死後之事民不得而見也則告  
之以地獄果報神鬼夜叉兇惡慘酷以怵其心復示之變  
相以駭其目雖君子亦有戒心况小人乎宋以前古佛諸  
祖雖有三生之說佛經亦但云歷劫而已宗喀巴出乃實  
其事確與否吾不得而知然西域蒙古二萬里人皆信服  
而心悅之數百年矣雖聖帝明王威德及於遐荒不能不  
藉其教以化凶頑而安邊徼此豈尋常智識所能及哉觀  
於西藏聽民以百戲相悅與中國無異凡所以宣滯導和  
鼓舞人心使皆熙熙皞皞遊於光天化日而不爲亂也意  
深哉雖非古佛之制而古佛之所許也昔明太祖旣定天  
下思以銷兵革之氣於金陵設十四樓出官錢贖酒食實



以官妓接待四方之士而草澤英雄之氣遂以潛消帝王大略如此雖儒者之所譏非通智之所善歟宗喀巴者其雄傑豈在諸祖之下哉

右前藏歲時蕃戲二條

天之生物也萬殊而翹出為人人之為類也萬殊而各為君長天不欲人疾病夭折也復生萬物以養之君長不能人人衣食之也使人自以技為養不得其養則爭而殺奪侵陵之禍起有餘其養則侈而淫佚驕縱之念萌天既為君長以督約之復生聖人以教化之君長以約其身聖教以化其心而天之能事畢矣夫人類萬殊一聖人不能盡天下也天若曰聖者覺吾民而已何必其一哉中國有孔子又有老莊焉西域有釋迦又有三大士焉至於回部歐羅巴亦各有穆哈默德與耶穌其人者他外夷吾不能知

知天必不能愬然置之也此數子者皆體天道以立教者也其教不同至於清心寡欲端身淑世忠信好善而不殺則一矣道者何猶路也道之大原出於天猶王人奉使同出京師其之四方則南北東西不能一轍矣水以舟陸以車山以櫟泥以橈各有宜也可相廢乎天若曰吾使此數人者示人以路而由之免為凶暴淫佚同躋仁壽之域而已故使人皆躋仁壽者天之心也必非議而相攻是舍本而求末豈天之心哉雖然吾中國之民也中國有孔子吾終身由其道猶未能盡烏能半塗棄之更從他道哉歧道而徬徨雖畢其生必無一至矣譬如六月盛夏見美裘而好之豈能釋吾葛而從裘也乎人能無惑乎此斯可為知道者歟

孔子繫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朋從則非矣故又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右



類萬殊聖人不一其教

謝都圖言廓爾喀有九塔相傳自天竺飛來西域花卉不多亦不常有惟此九塔上諸花咸備中國名花西域所無者皆有之每十二年達賴刺麻遣人往修塔一次近有一塔金頂忽飛去不知所之蕃人以爲神奇余謂塔者佛之表識觀其來去可以卜地之興衰余家自明萬曆間先副使宅內忽一鐵鑊飛至滿貯麥飯猶熱自後人物科名益盛乾隆中鐵松中丞改宅建祠鑊貯樓上今猶無恙塔之飛也亦猶是耳興則爲禎祥敗則爲妖孽天之道也

右廓爾喀九塔

謝都圖又言今達賴刺麻道光十五年生於裏塘之泰甯其祖父本陝人以業窯至泰甯父習其業母蕃女也昔歲中亂時達賴刺麻嘗移牀泰甯故亦爲勝地達賴生甫三歲藏中蹤跡得之自其家移大寺中有五色雲覆頂初不之信及迎至藏將近布達拉親見其上有五色雲如蓋隨至布達拉大寺坐牀後始散乃知靈異非虛余謂達賴出微賤一旦置身青雲始在孩提卽爲天子隆重二萬里王公僧俗男婦無不誠心敬禮苟非福德殊異何能臻此昔漢高祖所在其上常有雲氣韓魏公廷唱第一太史奏五色雲見古有之矣天降靈祥必非無意今之達賴其有殊乎抑嘗思之人之始生本二氣之精與星辰同體惟受生後物欲習染蔽其靈明展轉死生精氣耗剝乃與常人無異耳守貞抱一之士與豪傑奇偉之人精氣堅凝或以時發現理固宜然不足怪也漢高祖韓魏公與此刺麻



之雲非山川之雲乃其本體之精氣所發見也豈但異人  
凡大軍所在或千人之聚其上皆有雲氣蓋眾氣所凝雖  
庸人亦然不過盛衰明暗之殊耳

右達顯刺麻  
頂上雲氣

余與丁成之寓大士閣初至蒸香敬禮朔望亦然或曰士  
木之形耳得無過耶余曰不然昔程子入佛寺致敬不背  
像而坐人問之程子曰但具人形即當致敬余謂禮者天  
秩也無在不當致敬以禮敬人正以禮自處也今至貴人  
家必致禮於主人豈有寓佛寺而無禮於佛者乎禮祀有  
功德於民者佛與三大士福佑中外人民即以百神言之  
不當敬禮耶耳食庸言執門戶之見吾所不取也吾不佞  
佛不敢不敬天道今人有能清心寡欲正己端身以淑世  
者猶必加敬况佛乎

右大士

康輜紀行卷之七終

康輜紀行卷之八

桐城姚瑩展和甫

七月初四日丹臻江錯及四倉儲巴隨從蕃兵三百人至  
雲南橋西住帳隔河山下使人報到

右丹臻江錯四  
倉儲巴至察

人受陰陽五行之氣而有身受天地之中而有性此身此  
性既受之天地即當盡此身此性之事乃可以對天地而  
無負吾儒之教不待言矣即老子言玄理何一非治世之  
事特作用不同耳非後世服食長生之說也釋氏棄家苦  
行以求明心見性乃與孔老判然兩途矣然必苦口說法  
度人則仍以出世為治世也其設心與孔老何嘗異耶三  
教同一善世吾人立心立命當以為善始以為善終一息  
尚存善根勿斷善莫大於無私即不能無私而不可不克



能克一分之私斯有一分之善積之日久所得不已多乎學者且不必爭儒爭釋但求自克其私而已自克未能徒攻人以口舌亦德之賊也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右釋氏設心亦與孔老相似

傳言舜耕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余按象南方之獸也歷山有象殆卽孟子所云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者於此可見逮洪水旣治虎豹犀象被驅中國乃漸少諸獸其後犀象皆貢自外夷以爲奇異矣今之廣南緬甸印度馴象甚多夷人畜之一如牛馬駱駝使之耕汲極爲馴善考古九州極大今之雲南前藏皆禹貢梁州之域也緬甸接近雲南以象行耕豈非大舜之遺教乎

右象耕

初七日傳丹臻江錯及蕃日聽訊覆云前駐藏大臣鄂及章嘉呼圖克圖諭斷已遵奉無違無可復求判斷之事因蒙札調不敢不來前與差官言大呼圖人眾詭詐不測不敢過河求在雲南橋外設帳房訊問差官允許請如前約

右丹臻江錯不敢過河

國家撫馭外藩封止其王若其部屬如何制度皆聽自爲之各因舊俗不爲區處而變易之也有不服或闕貢大則六師討之小者置吏移文責讓之而已圖布丹濟克美曲濟嘉木參幼爲羅布藏丹怎嘉木磋收養教習送藏學經迎回授印非有無禮之加也丹怎嘉木磋護印十餘年地方無事曲濟嘉木參受印未幾信用羣小自大立威加派差費革易無罪之頭人不令丹怎加木磋管事激亂人心此其不德固無道之酋長且其印文曰講習黃法那門汗



乃忘其本教弄兵虐民羣蕃十年攻殺不已卽以彼教言之亦黃法之敗類也若兵以義動方將革去昏暴另擇有德者爲之主而重法誅其叛臣誰敢不服今

天子洪仁覆幬不討其罪一再遣使和其人民使者自宜俯順輿情輯定蕃庶令曲濟嘉木參率德改行乃可以安其位耳善乎明臣之論安南也昔莫登庸篡黎氏帝怒欲征之廣東按臣余光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疲敝中國及黎氏請兵上以仇鸞總督軍務毛伯温爲參贊將討之如登庸束手歸命則待以不死于是登庸請降削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及莫氏漸衰黎氏復盛互相構兵莫氏列狀告當事黎氏亦款關求貢廣西撫臣陳大科等上言蠻邦易姓如弈棋不當以彼之叛服爲順逆止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逆今黎維潭雖圖恢復而莫茂洽固天朝外臣安得不請命而戮之竊謂黎氏擅興之罪可不問而莫氏予遺之緒亦不可不存廷議如其言今不用兵乍雅總當震以虛威兩聲其罪使之知所做畏而薄治之庶可聽命否則益增玩耳卽乍雅斃甯而縱玩外夷將不叛彼而叛我者繼至矣蓋兩呼圖相攻乃彼部中之叛服而不遵判斷阻辱大臣要挾上書則得罪於天朝輕重自有別也

右討罪外藩當權輕重

嘉慶中前藏糧務知縣蔣作梅得兵蕃心正月攢詔有漢民爲蕃毆斃藏例每攢詔遠近蕃人畢至日數千達賴選精幹刺麻四人曰格死鬼俾以鐵棒各從十數人在詔彈



歷不法滋事者立擊殺之至是罪人不得蔣究格死鬼甚  
急濟仲刺麻求緩其獄蔣不許乃毀之於大臣某公又有  
夷情主事某與蔣有隙譖之遂以侵虧餉銀勒索刺麻敷  
成其獄奏請斬決 旨至成都總督常公以法不當決  
爲之奏請而未敢爾 旨仍行藏中竟寘於法漢蕃兵  
民咸爲蔣冤此嘉慶十五年正月事也漢蕃人數千爭累  
石其死處爲之招魂頃刻成塚自是每年五月十五日累  
石以爲故事復廟祀之其濟仲刺麻夷情主事未一歲皆  
嚼舌死先是總督奏至京 睿皇帝曰旣知藏中擬罪  
不當卽宜暫畱前旨何以仍行嚴申飭之赦詔至藏已無  
及十八年蔣示夢於藏人曰上帝憐吾冤命爲前藏城隍  
矣藏人祀之至今益虔 右蔣作梅爲西藏城隍

十九日丹臻江錯之眾訴言道光十六年鄂大臣過乍雅  
親訊令兩呼圖照前和睦一切如舊例行不得違悞大道  
差使龍萬二委員斷牌皆已遵依具結至今不敢違嗣曲  
濟嘉木參翻案不遵二十二年委員不查前案所斷不公  
求查案自明若兩呼圖興一廢一雖天地翻覆不能遵也  
右丹臻江錯訴大呼圖狡詐

二十日宣大守使人往錄十六年斷牌且使察太多副倉  
儲巴帕克帕札喜偕卓尼爾往諭以不滅二呼圖之意  
右錄十六年斷牌

余前以禹貢三危卽察木多及前後藏地蓋本一統志頃  
得和泰庵西藏賦自注云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察木  
多爲康布達拉爲衛札什倫布爲藏合三地爲三危又名



三藏竄三苗於三危故其地皆苗種此猶可據也又引括地志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五天竺大國隸屬者二十一在崑崙山南謂康衛藏在天竺之東卽東天竺泰庵此言則悞矣考衛藏圖識由後藏塞爾地方行十餘日交白木戎界再半月餘至宗里口又數日始至白木戎住牧地由白木戎西去瑩按此言西去則以上皆南行可知十餘日交小西天界再行十餘日始至小西天從此登舟涉海約半月卽至大西天矣據此言之去後藏之塞爾地方兩月餘且需涉海乃至大西天西天者蕃人稱佛國之謂諸佛出此故以大西天名之此真天竺也卽小西天不必涉海亦尙在後藏之西南界外則後藏非小西天明矣若康衛藏爲東天竺則藏人當自以爲小西天矣何反指後藏外行將兩月之地爲小西天乎且唐時王元策襲執天竺國王其時吐蕃贊普已以邏娑川爲國都前後藏皆吐蕃地旣稱天竺必非藏地明甚何得混藏地爲天竺乎佛經所言山水地名今前後藏皆無之則其去天竺遠矣樓炭經云蔥嶺以東名震旦蓋西域稱中國之名也初祖達摩曰當往震旦設天法樂遂泛重溟達於南海傳法觀此益可見諸佛國自南而往本尙隔海則五天竺俱不得在今藏地斷斷然矣今之藏地或卽括地志所云五天竺隸屬之國耳括地志明言五天竺在崑崙之南若前後藏則在崑崙之東矣豈可混耶

唐史言天竺去京師九千六百里指長安而言也今陝西西安府至成都二千一百餘里成都至後藏七千四百餘



里台之正當九千六百餘里然則天竺者其今後藏外之  
 阿里以西地乎阿里在後藏西地千餘里其東有岡底斯  
 山與後藏接境北與和闐葉爾羌諸山相聯屬蕃人謂即  
 梵書之阿耨達山其南有池謂即阿耨達池地名阿里者  
 即以此山得名衛藏圖識言阿里噶爾渡之民見官長不  
 除帽以右手指額念唵嘛吽者三是其為天竺之教無疑  
 第未審其為天竺何境大約近北中二天竺之閒也魏默深曰  
 阿耨達池出四大水東流為黃河西南流為恆河為縛芻  
 河今黃河源距岡底斯山數千里如何可通不以蕃人之說  
 然為

欽定蒙古源流以額納特阿克為中印度而魏默深據新  
 唐書及西人四洲志定痕都斯坦為即中印度之境以克  
 什彌爾為北印度以甲噶爾為東印度云余按甲噶爾者  
 即明史之榜葛刺一作孟加臘其邊城則披楞也披楞一  
 名噶里噶達又云披楞久為英吉利屬國與廓夷積累福  
 公康安進兵征廓夷嘗檄近廓夷東境之哲孟雄宗木布  
 魯克巴西面之木作則南面之甲葛爾披楞等部同時進  
 攻許事平分裂其地由此觀之是西藏與天竺接界而非  
 即天竺明矣續文獻通考亦云榜葛刺本忻鄒州府西天  
 有五印度此即東印度也國最大從蘇門答刺海西北行  
 二十日抵瀾地港自港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  
 商再行至板獨哇酋長居焉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  
 白布纏頭圓領長衣余謂此即今英夷所據地也廓爾喀  
 哲孟雄界在西藏乃披楞之中為西藏之外藩屏障英夷  
 此誠不可以失馭者也豈可以福公時事衡之耶

前右



後藏非天竺三條

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正義引鄭注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說曰三危山在烏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山是似水祠黑水出其南脇余按據此益州滇池既祠黑水可見雲南西徼外之喀刺烏蘇是黑水所在此水由三危而入南海則三危非衛藏之山而何耶古地志說皆以三危為山名并非一處一統志及和泰庵以三危為三省皆本康熙五十九年 仁皇帝上諭 右鄭氏注 禹貢三危

西藏賦注云明蕃僧宗喀巴名羅布藏札克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幼而神異精通佛法號甲勒瓦宗喀巴在大

雪山修苦行穆隆經者所立也穆隆經者即今之摩羅木也摩羅木譯言攢詔蓋達賴刺麻至大詔眾刺麻所誦經也宗喀巴初出家時學經於薩迦廟之呼圖克圖乃元時

帕思巴之後為紅帽教之宗宗喀巴修行既成為蕃眾所敬信衣紫衣相傳其受戒時染僧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為黃教其教大行最盛於前藏今拉薩諸廟咸供奉其像余按泰庵此注本之布達拉經簿蓋刺麻之家譜也凡刺麻歷代源流事蹟無不具載亦時有續修各處刺麻皆有之稽考前代必以經簿為據和賦成於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時為駐藏大臣故得見之而經簿所載止及其時後無聞焉據此言之是黃教之先本亦出于紅教矣 右宗喀巴開教

經簿云達賴刺麻宗喀巴之大弟子也班禪額爾德尼宗



喀巴之二弟子也頭輩達賴喇嘛名根敦珠巴生於洪武

二十四年辛未在喀那木薩喀木青熙饒巴處出家二十

歲受大戒創建札什倫布廟誦穆倫經其時有博洞班禪

在雪地修行聞名信附遂號根敦珠巴為湯徹清巴壽八

十七歲瑩按經簿前云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此

之生後於根敦珠巴二十七歲根敦珠巴二十第二輩名

根敦嘉木磋生於明成化十二年丙申瑩按根敦珠巴生

八十七歲則當死於成化十三年丁酉若創建羣科爾汪

廟第三輩名索諾木嘉木磋生於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親赴各蒙古地方布行黃教蒙古王等咸稱為達賴喇嘛

班禪額爾達拉按此與通志言合明萬曆開封為大國師明史烏

有僧瑣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

亦崇信之萬曆七年以迎活佛為名西侵瓦刺為所敗此

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

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

不取受聞之於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

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蕃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

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只知奉此僧諸

蕃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余按明史所云瑣南

堅錯即經簿所云第三輩索諾木嘉木磋也瑣南即索諾

木之譯音堅錯即嘉木錯之譯音也經簿所云嘉靖二十

二年親赴各蒙古行黃教蒙古咸稱為達賴喇嘛班禪額

爾達拉其通貢時事明史漏第四輩名雲丹嘉木磋生於

明萬曆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

在噶勒丹寺坐臺之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

處受大戒萬曆開封為沙布達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崇

曾於石上踏雷足印第五輩名阿旺羅卜藏嘉木磋明萬

迦牟尼佛同在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出家受大戒 國



朝崇德七年達賴刺麻同班禪刺麻差烏巴什台吉達盛

京進貢約行善事順治元年達賴刺麻差人進貢九年入

覲 世祖章皇帝賜居黃寺封為掌天下黃教西方自

在佛足墨多爾濟嘉木磋刺麻金册十五頁第六輩名羅

卜藏林沁倉洋嘉木磋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巴拉沃松

地方按通志康熙四十四年因拉藏汗請以阿王伊西為

達賴刺麻疑即此人第七輩名羅布藏噶勒桑嘉木磋康

熙四十七年生於裏塘地方在察漢諾們罕家出家按此

即圖識所云噶爾藏嘉慕也十三歲康熙五十九年

賜達賴刺麻名號統領黃教敕書金印雍正二年 賜

西方湯徹清巴巴木載達賴刺麻掌天下釋教金册金印

第八輩名羅藏丹碑旺楚克江巴爾嘉木磋乾隆二十三

年戊寅生於後藏托結地方按此言達賴封號與通志及

見册文自當以經簿為準僧家世守册文 右達賴

又云班禪第一輩名刻珠尼瑪綽爾濟伽勒布格爾生於

明正統十年乙丑按頭輩達賴刺麻根敦珠巴是時年五

間名信開計其修行信附至早亦二十餘歲則根敦珠巴

亦將八十歲矣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正統乙

丑年二十九歲頭輩班禪人為其第二弟子年歲

近之惟前云傳洞班禪人名與此不同何耶 第二輩名

珠拜旺曲索諾木綽爾濟朗布生年缺第三輩名結珠拜

旺曲羅布藏敦玉珠巴生明宏治十八年乙丑第四輩名

班禪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生於明隆慶元年丁卯

國朝崇德七年遣使進貢 太宗文皇帝詔令班禪

達賴二人內年少者拜年長者為師學習經典壽九十六

歲按藏中至今達賴班禪轉 第五輩名班禪羅布藏伊喜

世皆互為師弟蓋始於此

康輦紀行

卷之八

九



生於康熙二年癸卯五十二年 賜金冊印注明札什

倫布各廟宇地方屬班禪管理第六輩名班禪哲布尊巴

勒丹伊喜生於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年 賜金冊四十

五年入覲 賜四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生於乾隆四

十七年壬寅 經簿所記未著其人名 右班禪世派

又云西藏蕃王傳七世至純爾濟松贊噶木布迎唐公主

為妻又迎巴勒布王鄂特色爾郭恰之女拜木薩為妾唐

公主帶來釋伽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墨珠多爾濟佛像

藏王擇地興建大詔供奉之余按此說得之蓋圖識所云

大詔之覺釋迦摩尼即唐公主所帶之釋迦牟尼像也小

詔之珠多吉即拜木薩所帶之墨珠多爾濟像也十二歲

之說何其妄耶 右大小詔佛像

又云唐吐蕃王綽爾濟松贊噶木布好善信佛頭頂納塔

葉佛在拉薩山上誦旺固爾經因名為布達拉西藏蕃眾

瞻仰每日焚香坐禪入定不思他往唐公主同拜木薩恐

有外侮遂修布達拉城垣後因藏王莽松作亂經官兵折

毀僅存觀音堂至五輩達賴刺麻掌管佛教兼理民事修

立白寨又有代辦事務之桑結嘉木磋修立紅寨及內外

房屋金殿佛像重修平樓十三層盤礎而上其上有金殿

三座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宗喀巴手足印世傳為達賴

刺麻坐牀之所 右唐公主修布達拉城

又云甘丹寺本名噶勒丹寺在拉薩東五十里噶勒丹山

其形勢與布達拉略同經樓佛像與大詔略同乃宗喀巴

坐牀之所示寂於噶勒丹寺彌勒前為黃教發源之地黃



教堪布主之色拉寺在拉薩北十里色拉山宗喀巴建因  
 其弟子甲木慶綽爾濟沙克伽伊喜明時入中國為禪師  
 賜物甚盛還藏後宗喀巴令其在色拉山建立大寺以旃  
 檀香雕刻釋迦牟尼佛十八羅漢及諸佛像寺依山麓金  
 殿三座層樓高聳寺中供降魔杵一長不足二尺唐古忒  
 語名多爾濟相傳為飛來者別蚌寺在布達拉西二十里  
 圖識作十五里宗喀巴之弟子札木洋綽爾濟札什巴勒  
 丹在聶烏居住夢神人語此地宜修寺院賜五千徒眾無  
 量水泉數處覺而告其師宗喀巴乃令修寺凡出世之呼  
 畢勒罕及遠近大小刺麻初學經者皆聚處於此桑鶯寺  
 在拉薩山南行二日地名薩木葉唐時藏王綽爾濟松贊  
 噶木布之五世孫綽爾濟赤松特贊修造五頂四面八方

以象星宿

右前藏四大寺

又云拉藏西南行九日乃後藏也寺名札什倫布按通志此寺名仍仲甯翁頭輩達賴刺麻根敦珠巴所建依山麓起閣山  
 形如蠡螯夾抱其後山自西北來蜿蜒隆突如蜀棧之龍  
 洞背也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三座亦係金瓦宏敞壯麗為  
 班禪額爾德尼坐牀之所其外來瞻禮布施者與布達拉  
 同僧規謹嚴戒律清淨著僧必於此山朝禮為受大戒其  
 地平廠曠達南北六七十里東西百餘里遠山為案其北  
 大山後又有崇巖峻嶺冬夏積雪不消其東有大江自南  
 北流入東北山後按今輿圖即雅魯藏布江也江在札什  
 東南有年楚河自江攷北流至噶則城入江又札什倫布  
 之西南有當楚河自佳瑪拉捫山北流入江兩河東西夾  
 拱北流至山後其西山勢遠互西北達彭楚嶺西南入薩  
 入雅魯藏布江



康輿紀行 卷之八  
迎溝 右札什倫布

第六輩班禪以乾隆庚子年圓寂於京師蓋卽入覲時也以患痘證故此證西域所無蓋蕃僧修心明性雖與人殊而血肉之身與人無異數之修短六氣感染亦無如之何也釋迦不能無死維摩詰不能無病故釋氏以四大和合之身爲假相老子亦云外其身而身存

右六輩班禪圖寂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廓爾喀侵後藏七月據聶拉木濟隴八月班禪移住前藏九月賊入札什倫布掠財物以歸大兵平賊後五十七年壬子五月班禪仍還札什倫布余謂達賴班禪受四方供獻珍異之寶積富久矣廓爾喀利其所有故取之班禪能舍而予之是也昔張初昌受囑夜懷刀入室將害六祖祖置金與衣於方丈張揮刀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張驚仆求哀祖與金而去卽此義也達賴亦以避兵移牀非惟道有魔劫亦物忌太盛理宜然耳佛豈能違天道乎

右班禪被掠

和泰庵云梵書言天下普陀山有三一在額納特克國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乃觀自在菩薩游舍處此真普陀也一在浙江定海縣南海中爲善財第二十參觀音菩薩處一在圖伯特之布達拉亦觀音菩薩化現處余按泰庵此說亦本康熙 上諭圖伯特卽唐古忒布達與普陀音相近也唐古忒謂釋迦牟尼佛曰沙迦吐巴綽爾濟乃通經典者稱之俗曰曲結謂觀音菩薩曰江來孜格陀羅尼

右布達拉乃三普陀之一



如來有三十二相觀音有三十二應身楞嚴經云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薰聞修無作妙力自在成就注觀音俱現三十二應現十法界身而為說法也

右觀音三十二應身

布達拉經簿云薩迦廟之呼圖克圖乃元哈思巴之後為紅帽教之宗仁育菩薩之後人也其教有家室生子後坐牀掌教不復近家室矣其始祖名昆貢確嘉卜通達經典見薩迦滿之奔布山風脈佳勝欲創建廟宇從業主降雄固刺哇班第仲喜納密酌克敦三人乞售三人乃施捨其地不取直遂建廟供釋迦牟尼佛附近土地人民廟宇僧眾皆其所屬世代相傳至今七百餘年其廟平地起閣周墻甚固中殿楹柱皆古樹三人合抱高三丈餘不加雕飾

其皮節文理如生樹然又有海螺堅白如玉左旋紋向明吹之背現觀音相寺僧寶之有藏經數萬卷架函充棟廟北依山僧樓梵宇約數千間亦有浮屠金殿供諸佛像皆紅帽刺麻居之其所誦經與黃教無異西南通拉孜大道山南通野人國界

右薩迦滿紅教

圖識云多爾吉拔姆宮在羊卓白地海中山上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勝寺中乃女呼圖克圖多爾吉拔姆所居云北斗之精化生昔磔巴三節亂藏時化豬遁去藏地呼豬曰拔故名

磔巴即第巴事在康熙四十年間

余按會典朗吟仔之薩木

右女呼圖克圖

又云岡底斯山在西藏之阿里東北周一百四十餘里四面峯巒阻絕積雪如懸崖山頂百泉聚流至麓即伏寶諸



山之祖梵書所謂阿耨達山也余按今輿圖岡底斯山在阿里東境其北數十里為僧格喀巴布山其南數十里有瑪珀穆達賴池圖識又云馬珀家喀巴珀山形似孔雀打毋朱喀巴珀山形似馬郎于喀巴珀山形似象生格喀巴珀山形似獅均與岡底斯山相連綿互入百餘里所謂阿里大山也余按此說本之康熙五十九年 上諭所云

生格喀巴珀山即輿圖之僧格喀巴布也生僧珀布音同字異耳圖識云阿耨達池在岡底斯南即輿圖之瑪珀穆達賴池也又云自札什倫布至阿里夏閒隨地皆水謂之陸海怒江在藏之南險不可渡

右岡底斯山阿耨達池

見邸抄云四月京師缺雨 上命查庫案內本身及子孫追賠限滿未完現經在部及直省監追者俱即釋放五

月復缺雨 上命刑部清理滯獄流徒罪以下減免福

建道監察御史朱琦請推廣直省 上命刑部查案行

之即日雨天人之感應如此 右天人感應

二十四日傳訊曲濟嘉木參供如所稟求革逐丹臻江錯

右訊曲濟嘉木參

治四倉儲巴罪 二十九日宣太守至雲南橋羅卜藏丹臻江錯及四倉儲

巴四郎江錯白瑪奚彭錯彭錯達吉設帳房二座候訊丹

臻江錯年七十餘矣供言乍雅地方本伊頭輩桑吉札喜

同頭輩大呼圖克圖高興札巴江錯建造寺院開創一切

轉世數輩皆係年小者拜年長者為師互相傳經受戒講

習黃教經典地方之事皆倉儲巴管理爾呼圖克圖不問

遇有要事爾呼圖克圖會商而行彼此敬重坐次大呼圖



居上二呼圖在下今第六輩大呼圖克圖自三歲爲所收  
養教經受戒長成後同眾倉儲巴經營竭力送藏學經數  
年迎歸登臺受印又赴藏參謁達賴刺麻熬茶眾倉儲巴  
皆盡心奉事不料信用小人以眾倉儲巴乃我護印時所  
用欲盡革之換無根基之人以致眾心不服十六年藏中  
鄂大人同委員訊斷令照舊和商辦事二遣已具遵依大  
呼圖後又調兵滋事非伊眾等翻異今惟求准復舊規和  
商辦事無不遵依四倉儲巴供同以理藩院文交閱明日  
覆言印雖大呼圖克圖執掌而地方公事實係兩呼圖克  
圖商辦此乃百餘年舊章不自今始但求率由舊章別無  
他意

右訊丹臻江錯

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此可悟原始要終之義蓋性本於天兩間人物無  
非天之所生一本同原各得之以爲性性在天地譬諸大  
海之水蛟龍魚鼈以至蝦蛙百族莫不得水爲命惟所受  
之重有大小清濁不同耳水族百種同養於水人物萬類  
同育於天百族猶一族也萬類猶一類也殊其形不殊其  
性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能生育一物卽贊天地生育一物  
也人物情狀不同同一好生惡死吾不能盡知人物之性  
但使人物各全其性而不戕其生是卽盡物之性也聖人  
治天下豈人人物物而飲食之哉

右盡物之性

聖人極功至德無非一誠誠可以格天地動鬼神感人物  
小誠小效大誠大效至誠則有不可思議之效然其效也



非揣量計較而得之也有揣量計較之心則不誠矣父母有疾戚戚焉憂之百計求愈其疾而已豈嘗計之曰吾以爲孝乎哉國家有難不顧身家以赴之惟期有濟於國事豈嘗計之曰吾以爲忠乎哉惟不自知其忠孝乃所以爲忠孝也莫之爲而爲者誠也誠於親則孝矣誠於君則忠矣其爲物不貳不貳者無揣量計較之心也蹈湯火赴白刃而不辭其不辭也不見其可畏也心專於一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畏之有此誠之說也

右聖人至德無非一誠

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住卽著也有所住卽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之謂無所住則無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矣旣云降伏其心又云生其心者何耶蓋降伏者有我人眾生壽者諸見之妄心卽吾儒所謂人心也生

其心者無有我人眾生壽者諸見之真心卽吾儒所謂道心也無住而生之心卽應住之心矣所謂渣滓盡去清光大來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己者何人心是也意必固我四者皆己也孔子絕是四者自然而無無事於克從容中道之聖也顏子猶待克之故未達一閒釋氏之無所住其卽吾儒克己之謂乎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卽吾儒復禮之謂乎釋氏用功惟在無所住著而有生心之功吾儒用功惟在克己更無復禮之功釋氏並非無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吾儒心本有禮必能克己斯復其禮苟不克己惟事是己非人匪但得罪聖人抑亦見譏於釋氏矣善現問如何降伏其心佛答以應無所住此降伏法也降伏卽克之謂善現問如何應住佛答以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此即應住之心矣生即復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此即無住生心之說也釋氏說法度人一切苦厄非吾儒惻隱之心乎受持誦讀佛經免爲人所輕賤非吾儒羞惡之心乎以世尊之尊人所敬重猶親自率眾行乞而食非吾儒辭讓之心乎分別有無智識摧滅魔道外教非吾儒是非之心乎心性皆同爲善去惡又同孟子不云乎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右無住生心似克己復禮

金剛經爲大乘上智者說蓋已能通澈諸法復以此教之俾得究竟之義鈍根小智者固不可與聞苟未通諸法而即欲聞之是躐等也鈍根小智既恐墮入魔道未通諸法亦恐認賊作子如來以筏喻法苟未有筏身未度河何云能捨乎自宋以後南宋宗門大盛俗僧輕易說法苦行全無惟以口舌機鋒取勝以妄爲真不得爲得其於如來真實不虛之旨大相違害矣豈非釋氏之罪人乎此等不但欺人實是欺心以欺心人說法勢必墮入惡孽是可哀也先聖有言下學而上達又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學者且莫談空說渺先從平實地處做起方是真正種子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爲儒者且說子臣弟友爲釋者且通四諦十二因緣是爲入德之門世甯有不入其門先入其室者哉究之至深微妙之理不出平淺實地之中室亦不在門外輕易語人不若使深造而自得之也 右儒釋二教皆從平實處起



佛經注云四諦者一苦諦卽逼迫之義二集諦卽招集之謂三滅諦卽寂滅之謂四道諦卽通達之義心經無苦集滅道古註云此四諦法也無苦者圓覺菩薩諦審五陰十二入之法皆卽眞如實無苦相可捨也無集者一切煩惱塵勞不生因性本清淨實無招集生死之相也無滅者生死涅槃體元不二實無生死逼迫之苦可斷亦無涅槃之寂滅可證也無道者一切諸法皆卽中道離邊邪見實無煩惱之惑可斷亦無菩提之道可修從來諸佛度人先說四諦得度者萬千今言無者既到彼岸筏無所用矣

右四諦解

又云十二因緣者一曰無明謂妙法本明因一念妄動而有迷昧故號無明二曰行本體湛然因無明鼓動而有遷流故名爲行三曰識既遷其體則智轉識矣此三項乃前世因也四曰名色蓋因必有果今識乃四大色身和合有名有相故爲名色此初投胎之始受形之原往胎凝滑之相也五曰六入既入其胎六根完具已具入塵之義故名六入六曰觸六根既具形成出胎根與塵接故爲觸七曰受領納所觸違順諸境故爲受此三項乃今世果也八曰愛以受必生愛也九曰取以愛心取執也十曰有蓋取必造業既造其業後果不忘又生後有此今世因也十一曰生既有業因而後果隨之故有生十二曰老死既有生終歸老死此後世果也心經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古注云眾生不知悟道故有無明等世間因果圓覺從此十二因緣悟道故有無無明等出世間因



果若悟正菩提則不但無世間相並無出世間相所謂無  
無明盡至無老死盡則不但本無並無亦不受謂之曰無  
是為滅無盡相也

右十二因緣解

聖賢教人從淺近處說吾人學道從淺近處做蓋淺近處  
有把握也得一尺是一尺得一寸是一寸及至工夫將到  
深妙處只用一點即醒若無工夫而蚤醒猶未醒耳有  
以言黑白無以知黑白乃學人之通病也

右學道從淺近處把握

深水大河興建長橋更設船筏皆渡人之具也臨河觀望  
不肯舉足其柰此人何哉故佛不能度人人當自度聖人  
設教亦在學者自為如來云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  
無眾生得滅度者孔子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易曰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

右聖人設教在學者自為

癸卯在京師仁和邵位西

懿辰

非議陽明之學余曰陽明

自有是處我輩不及陽明處多矣未可議之邵曰學者當  
先辨志余曰不學陽明即辨志矣議論何益於事位西經  
史之功頗深有志力行今學人所罕余因梅伯言識之

右邵位西

桂林朱濂甫

琦

學行篤實文章醇樸為言官數有陳論皆

見其大不趨權要雖舉主無所阿附亦不以攻訐見長此  
真言官也與晉江陳頌南慶鏞同以亢直稱頌南初上封  
事語其弟曰章上禍且不測以家事累弟矣弟慨然任之  
及奏入 上為之收回成命且嘉其亢直敢言嗟乎非  
至誠不能格天非 聖明何能納諫濂甫之言雖未盡  
施行未嘗不優容於 聖主可謂幸矣

右朱濂甫 陳頌南



吾桐經學始於錢飲光先生澄之理學始於何省齋先生  
唐博學始於方密之先生以智古文始於方靈皋先生苞  
及戴潛夫先生名世詩學始於齊蓉川先生之鸞昌於劉  
海峯先生大槩至於博究精深兼綜眾妙一無理學考據  
文人之習則先薑塢編修及惜抱先生實後學所奉爲圭  
臬無異辭者也今方植之東樹學問文章體博思精其亦  
編修與惜抱先生之後塵矣乎奉使異域離羣索居興念  
故人記其敬愛之意如此

右桐城先輩

蕃人有合古者數事衣裳前著幅一也蕃僧見人必以  
哈達卽古之束帛二也蕃見官長必僂背旁行卽古一命  
而僂再命而僂循墻而走之義三也官長有問必掩口而  
對四也禮失而求諸野不其信乎

右蕃存古禮

釋氏言圓覺吾儒言盡性只是一義人性本於天天之分  
量何若卽吾性之分量何若一分未到卽性有未盡也一  
分未覺卽覺有未圓也往嘗疑天下只有一理何以聖賢  
大儒互古以來言之娓娓不已千佛菩薩苦口辯才豈非  
多事今乃知此理澈上澈下無有中邊苟有一分窒滯不  
通則所爲理者皆靠不住故必充類致義反覆推明旣可  
覺人亦以自覺非弄唇舌逞才智也若甫有一隙之明卽  
自謂性已盡覺已圓此非悟也障耳

右圓覺卽盡性

一部金剛經攝盡諸法何以但舉布施言蓋佛所言布施  
不止財物凡出我以加乎人者皆布施也以財予人以身  
及人以言教人以意感人以法度人皆布我之有以施於  
人無非布施也天下萬事無非人我之境或交不交殊耳



我雖未交已自具交之理交則布施也故佛以布施爲六波羅蜜第一義般若波羅蜜者第六波羅蜜以智慧爲究竟實則六波羅蜜只是一波羅蜜並無二義舉布施言卽攝盡諸法皆在其中矣蓋人貪著種種皆由不舍我見故也舍則無貪以我予人卽是無我之見無我卽是無人一舉而兩善備焉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有此一端推行擴充以盡其委廣大精微無所不至則吾性之分量全體具焉故仁包四德之全布施貫六波羅蜜之終也

右金剛經言布施

佛告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方植之解之曰佛智空而無住妄識住而不空凡言不空但妄識不能空非真實不空也苟忘懷而達之則無所不喻也此卽元珪告嶽神但無情於萬物則都無礙世所謂真實皆空矣此所以爲破相之宗莊子曰子孫非汝有身非汝有是真實皆空也空真實以智爲本智者離相也離相則見世人皆妄識顛倒余謂全部佛經只是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無爲而成能二語足以盡之學者明澈無心無爲四字不必受持誦讀可以隨取諸經解說而通證之矣先聖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卽天道無心聖人無爲之證也有鑿之智卽妄識也無事之智卽佛智也白釋氏言之精深玄妙自吾儒言之何等平實平實卽誠也釋氏亦云真實不虛



佛言真空卽吾儒之言至誠老子之言自然豈有二理哉  
理一故其爲物不貳

右佛智妄議

佛旣空諸法相何以又言福德爲凡夫可以轉聖也凡夫  
學道非福德不能發其入道之心吾儒亦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曰故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天道有感必應本是實理  
非聖人之誑人也特聖人爲善無求福之心而福自至耳  
凡夫爲善有求福之心而福亦至者善感則福必至不問  
聖凡如人之有影人在則影隨之豈問貴賤老幼乎惟聖  
人無求福之心其善無量卽福亦無量凡夫有求福之心  
其善有量卽福亦有量此其異耳譬如士人讀書意求功  
名及得功名其福止矣聖賢讀書惟在明理一無所求斯

無所應而無所不應蓋理無盡也其福豈有量哉福德不  
同轉凡可以入聖此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佛言福德不  
聖人不言福

利

嗟乎釋氏之說余反覆推究其言心性之旨未嘗不與吾  
儒同其終始故程子朱子皆謂其言近理然不可舍吾儒  
而從之者高而不適於用遠而不切於事則不中之過也  
未生以前本有未生前事旣已往而不可問旣死以後自  
有旣死後事方未來而不可求惟此現有之身則有此身  
之事修其五德敬其五倫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身修而家  
齊國治而天下平自始生至終死旣善旣誠卽未生以前  
有惡何惡不除儻旣死以後有福何福不報作百善言何  
如行一善事以無私之心行事事雖煩冗何損清明心旣



清明事皆利濟一誠積至上下與天地同流性本於天不失其性則身死而性自存身親乎地不失其身則歸土而身亦完匪惟不害其身且亦不害其性一修身而性無不在此中庸之道所以貫始終而澈前後也佛老皆究人生前死後之事吾儒之學只說現在爲人之事佛書專談六合以外吾儒只談六合以內三教或主出世或主治世各行其是不相爲謀也

右釋氏不切於用

昌黎諫迎佛骨表言人主事佛愈虔年代尤促余按唐代三迎佛骨始自德宗貞元六年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示諸寺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二月遣中使復葬故處是時僅取觀之旋復埋之未甚崇奉也然十九年德宗崩甫一紀耳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迎佛骨

禁中三日厯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崇奉過于德宗矣十五年正月憲宗爲陳宏志所弑才一年耳懿宗咸通十四年四月迎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膜拜流涕迎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崇奉又過于憲宗矣是年七月懿宗崩明年王仙芝又明年黃巢亂起僖宗出奔昌黎之言不其信哉佛不能福人可以觀矣人苟修其政事正其身心盡其所當爲者而爲之無傷天理無拂人性未有亡其身家社稷者蓋天之所佑佛亦佑之反是則天惡之矣佛何能違天而佑之哉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



之佞佛何益佛又豈受人諂媚者哉

右唐代三迎佛骨

初九日宣太守傳曲濟嘉木參至諭以去年裏塘之稟已為入奏

大皇帝令理藩院查明大呼圖克圖雖非額設自乾隆以來即協印信號紙之人二呼圖克圖雖非額設自乾隆以來即協同管理地方兩次奏准護印自第一輩至今五輩名字圓寂轉世年月俱在冊檔與大呼圖克圖同未便因彼此不和遽行革去自應如昔年舊章協同辦事其不法之人酌量除去以靖地方曲濟嘉木參狡稱乍雅向無二呼圖克圖理事亦未嘗護印以理藩院文反覆詰之無可復辯則謂丹臻江錯心術不端實難共事曉喻百端未即服夜分令退

右再訊曲濟嘉木參

初十日

萬壽聖節恭設香案於所寓廟中同宣太守丁別駕行禮

右萬壽聖節

論語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集註云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以無私欲釋仁其義精矣余謂仁心之安宅也事必求其心安即仁也知足以知此理必求實踐無違不能實踐則心不安斯謂仁能守之矣不惟知也即義禮信三德皆非仁不能守蓋仁乃存心之德義禮知信則德之交物者也四者皆由心出一有不得於物則心不安故仁為四德之全雖寂然不動無感於物而四者無不具於心有感則應之而已此仁之體也譬如身有百骸五官既已具足隨時隨事可用豈待臨時現覓耶

右仁兼四德



十一日宣太守過河往訊丹臻江錯言年已七十兩人本無嫌隙因大呼圖克圖自藏中回改易舊章不商同行事是以眾心不服嗣後果復舊章自必相安倉儲巴彭錯達吉言父祖皆爲倉儲巴父死接充者二人一革一死眾蕃乃舉達吉道光十二年接充時大呼圖克圖在藏二呼圖克圖使人告知進奉百金大呼圖克圖受金許之及十三年回藏既分其所轄巴貢地予達末之兄冷中吉復以達末言其年幼革之十六年鄂大臣面諭兩呼圖克圖復以爲倉儲巴白瑪奚四朗江浙拒捕時未與其事四朗江浙白瑪奚言爲倉儲巴已二十餘年先是乍雅初開山各村落民人敬信兩呼圖克圖樂予布施給役戶口貧富不等自此爲例乍雅巴貢<sub>卽卡</sub>二大寺各設一簿依昔時戶口

歲往征收戶口雖增不增其賦亡絕者眾戶均之每一村落有頭人司其事倉儲巴收畢貯二大寺公所支應兩呼圖克圖及眾刺麻頭人一歲之用其有大事及呼圖克圖赴藏皆別有征納謂之差費有四方流蕃日漸聚處無室廬者謂之黑帳房向不征輸大呼圖克圖入藏差費皆已交納不意十五年自藏中回言此種人戶未納差費令倉儲巴補征眾蕃不願大呼圖克圖別令頭人羅卜江錯往征之又有達海牧場乃眾刺麻誦經之業第四輩大呼圖克圖曾給照免其賦役今大呼圖克圖復令征輸眾情不服完納稍遲大呼圖克圖聽達末言謂兩倉儲巴有弊令革二人治罪二人聞之逃匿大呼圖克圖調兵往捕二人無罪被害不服是以抗拒走歸二呼圖克圖此其致叛之



由也彭錯言其舅倉儲巴阿札經營大呼圖克圖入藏有功面求大呼圖克圖以年老欲退倉儲巴缺請予其甥大呼圖克圖許之予彭錯之兄未及充從汛官捕盜為盜所殺乃於十七年接充已在兩呼圖克圖不睦白瑪奚等拒捕之後歸二呼圖所屬

右再訊丹臻江錯

陰雨旬日山上有積雪皆羊裘矣十二日乃霽

右察木多雪

十四十五日丹臻江錯之眾呈控達末等謂兩呼圖公同辦事已百餘年若大呼圖克圖不肯復循舊章即各管地段民人各供天朝之役不能服大呼圖克圖一人轄治受其殘害達末亦使人呈請滅二呼圖克圖是夜謝都圖張竹虛來飲寓寺罷散後望月感懷為一絕云投老方為異域行解紛何似請長纓蕃兒應笑陳湯批拉楚河邊

空月明

右丹臻江錯呈控達末

十八日宣太守復傳曲濟嘉木參至諭以漢法地方乃掌印官專責政教寬平人民安樂則有慶賞政事苛急人民困苦則有誅罰若眾人怨叛則是不能教化地方官亦有應得之咎爾謂丹臻江錯不當縱令四倉儲巴率百姓與爾打仗試思倉儲巴皆爾屬蕃以不為爾加征差費爾欲治罪而逃爾即以兵往捕乃聚眾叛爾與二呼圖克圖無涉倉儲巴固不當叛而所以致叛者爾行事不服人心也若依漢法彼固當誅爾亦不能無罪案情始末川藏深知念爾乍雅本係夷地不忍以漢法相繩大皇帝如天覆疇乃格外之恩故委員矜全於爾何尚迷而不悟耶今再明白教導將來斷牌惟持公平不能盡如爾意也



康輅紀行 卷之八  
右三訊曲濟嘉木參

兩呼圖克圖事持不下久寓佛寺秋日無聊爲一律云年  
來况味是行僧踏遍千山雪裏冰塵榻鼠跳聞夜雨佛龕  
香冷坐秋燈江湖鷗鷺原無競吳越鴛花謝未能嫋嫋西  
方吹落葉祇陀園畔聽呼鷹

右秋寺詩

所寓大士閣爲成兵眾建無居僧一老卒守香火巢鷓殿  
中皆滿羽毛遺糞紛落坐席著女上酥油燈者朝夕不絕  
菊花盛時獻者尤眾萬壽一種以爲上品深紫淺紅及白  
者最多或栽數本於階下爲卽事一首云掃地焚香不見  
僧尙憐老卒髮鬢蒼空王紺殿秋巢鷓蕃女毳裘夜上燈  
金菊玲瓏栽萬壽寶華圓燦悟三乘崑崙卽此通西極欲  
借驂騑試一登崑崙山在後藏之北和泰庵及備藏圖識

皆以阿里之岡底斯山下大池爲阿耨達池云相傳卽王  
母瑤池也

右卽事詩

察木多西北博窩野蕃多出名馬以去青海近故也地在  
博謨博集大山下馬四竈有肉塊行愈遠則肉塊愈大余  
過打箭鑪張莘田司馬囑購之丁別駕得其二余亦得一  
擬贈張及伊濂江別駕故與張竹虛善騎日乘試之竹虛  
偶墜傷面詩以調之云天馬曾聞出渥洼武皇上廐幾名  
驕而今千里尋常見西海原來屬漢家書生萬里走西陲  
更欲窮尋阿母池騾驢不須憐一蹶追風善墮是男兒

右博窩馬

打箭鑪以西菜味甚不易得行過巴塘餽瓜蔬者如嘗異  
味焉察木多有四園戶日市蒿苣菘韭喜而賦詩云菜根



百歲腐儒餐千里西來入饌難佛地伊蒲甘露好滿園香  
馥勝芄蘭

右察木多園蔬

察木多八月楊樹皆已脫葉而榦下自抽青枝且放新葉  
蓋高處風寒下得地氣故也蕃地每七八月間多雨山上  
雪已封嶺人且重裘矣

右八月楊柳發新枝

東坡上文潞公書云在湖州就逮時僅一子蓮稍長徒步  
從行餘皆幼稚所云幼者次子迨稚者過也公就逮爲元  
豐二年己未元祐八年癸酉八月繼娶王夫人卒于京師  
公時爲端明侍讀二學士明年甲戌爲紹聖元年十月到  
惠州寓居嘉祐寺與幼子過同遊白水佛迹浴于湯池距  
己未十六年矣猶稱幼子則過是時亦只十餘歲近二十  
耳先生五十九歲丙子七月朝雲卒長子邁授韶州仁化

令丁丑閏二月挈家到惠州五月公謫授瓊州別駕昌化  
軍安置卽儋耳也遂畱家于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是時  
過年殆二十許矣邁在官所迨畱惠州顧其家且韶在粵  
北瓊在海南惠地適中可通音問故惟以過自隨此當日  
事理之必然者也王夫人朝雲皆已先亡先生孑然乃邁  
得官韶州全家過嶺就之謂非天之佑公不可也過隨公  
於患難中獨久宜異時詩况勝其伯仲矣

右蘇過

今人飲食之器皆瓷爲之按說文瓷瓦器也玉篇瓷器也  
亦作𩚑集韻陶器之緻堅者文選潘安仁笙賦傾縹瓷以  
酌鄴李善注縹青白色字林瓷白瓶長頸鄴陽酒賦曰醪  
醴既成綠瓷既啓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淥鄴吳錄地理志  
曰湘東鄴以爲酒有名據此言之是瓷乃漢晉時酒器之



名說文玉篇但云瓦器未言何用然亦以爲成器更以鄒  
潘二賦及字林考之其爲貯酒之用明矣蓋古之酒瓶其  
形則字林所謂長頸頰字善注云大果切檢字書無頰字  
大約長頸寬腹如今之瓶後人以其瓦質緻堅凡飲食諸  
器皆用此種爲之遂蒙古人酒器之名通謂之瓷以別于  
瓦爲精麤之分失其本義矣唐代多爲茶器以作茶盃陸  
羽茶經曰盃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  
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爲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  
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  
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晉杜  
毓荈賦所謂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甌越也甌越州上白唇  
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則益茶

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  
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陸經所言蓋以色辨其益茶不論  
其質精麤也許次紆茶疏云茶甌古取定窰兔毛花者亦  
鬪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純白爲佳兼貴於小定窰最  
貴不易得矣宣成嘉靖俱有名窰近日做造間亦可用次  
用真正回青必揀圓整勿用苦窰則明人但以色白爲貴  
不以辨味矣程大昌演繁露云東坡後集從駕景靈宮詩  
云病貪賜茗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瓔用大湯  
盤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盤銅葉黃褐色也瑩按觀  
此是瓷器尙白宋世已然又在北宋後矣世以茶一盃爲  
一甌甌非器名以甌越瓷器最上故借名之耳不可不知  
所本也

右瓷器



惜翁書錄論揚雄太元曰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教世錯綜萬端經緯人事雖庸愚不肖苟筮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自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興其道以觀乎陰陽逆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於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天地而維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遯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害之爲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

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患視世之驚於功利名譽之徒其賢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孔子歿七十子之徒傳誦六藝轉相爲說或得或否魯亂本真其時雜家並興仁義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間蜀嚴君平以老子爲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嘗美君平之湛冥及自著書覃思竭精貫律歷之數究萬物之精而旨不出乎老氏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窺乎老氏者爲同乎易於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漸也其晦家上九贊曰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淵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氏之和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瑩接惜翁此論允矣雄本辭人相如枚乘之流也旣而薄之又見仕祿不進乃以道自



處雖較勝于孔光張禹而利祿之見未化由不明于孔子之仁義也蓋以孔子之道觀之雄不免春秋之貶黜若以老子之道觀之雄其猶賢乎哉後世君子世治仕進但不居盛滿為戒亟亟功成身退而不問輔相裁成為何事世否身危則但亟亟全身遠害而或疑致命遂志為近名曾未有衡以聖人之義者其皆疏廣揚雄之支派乎然其言則皆曰吾不為二氏也其亦未之思矣

魏默深見余此處亂世則為黃石公為商山四皓為蓋公為嚴君平可也豈肯劇秦美新法言頌安漢公之德乎豈肯好奇字取投閣之禍乎謂雄有常于老氏吾未之改許也余謂惜翁言旨不出乎老氏第就太元言之明其異於周易非許其人當于老氏也默深誤矣

右太元經

康輜紀行卷之八終

康輜紀行卷之九

桐城姚瑩展和甫

舊唐書吐蕃傳言其人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屋皆平頂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氊帳名為拂廬寢處汗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氊為盤捻麪為盃實以羹酪并而食之余按唐時至今千餘年俗亦不盡爾矣今蕃人皆室廬綢寨惟窮蕃有隨畜牧者以黑帳房為居處耳貴人居室頗壯麗行以氊帳自隨飲食亦有木盤盃貴人刺麻多用銅器有以金為飲食器者捻麪即今糝粳也昔以羹酪今則酥酪內多加以茶亦有淨用熬茶者惟賤者無男女皆不知櫛沐圖識謂其性不好潔殆信然也新唐書言吐蕃以赭塗面為好婦人辨髮而縈之余按婦



人辨髮至今猶然赭面之俗則唐時已革蓋自贊普娶唐公主公主惡其人赭面贊普不得已令國中權罷之遂至今矣巴勒布人至今眉額閒猶赭之是其遺俗亦猶中國婦人之傅粉也赭白雖殊習則尚之何足訝乎新唐書又謂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今自打箭鑪至前後藏皆有文字以細木爲筆引墨橫書如髮字皆右行謂之唐古忒字略如西洋夷書不知始自何代何人爲之大約宋元閒也梵經漢時已入中國釋迦說法阿難傳經始自周匡王時則天竺有文字古矣唐時吐蕃尙無文字益見前後藏地非天竺也

右唐書吐蕃傳二條

一統志載前藏三十一城曰刺薩城在打箭鑪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札什城在刺薩南七里得秦城在刺薩東南三十八里柰布東城在刺薩東南二百二十里桑里城在刺薩東南二百五十一里垂佳普郎城在刺薩東南二百六十里野而古城在刺薩東南三百一十里達克匝城在刺薩東南三百三十七里則庫城在刺薩東南三百四十二里滿撮納城在刺薩東南四百四十二里拉巴隨城在刺薩東南四百四十二里達刺馬宗城在刺薩東南五百六十里古魯納木吉牙城在刺薩東南六百二十里碩噶城在刺薩東南六百四十二里朱木宗城在刺薩東南七百五十里東順城在刺薩東南七百七十里則布拉剛城在刺薩東南八百七十里納城在刺薩東南九百六十里吉尼城在刺薩東南九百八十里日噶牛城在刺薩西南三十里楚舒爾城在刺薩西南一百十五里日喀爾公喀爾城在刺



康輶紀行 卷之九  
薩西南一百四十里有蕃民二萬餘家爲衛地最大之城  
岳吉牙來雜城在刺薩西南三百三十里多宗城在刺薩  
西南四百二十里僧格宗城在刺薩西南四百三十里董  
郭爾城在刺薩西南三十里地巴達克匝城在刺薩東北  
九十二里倫卡卜宗城在刺薩東北一百二十里墨魯恭  
噶城在刺薩東北一百五十里蓬多城在刺薩東北一百  
七十里余按前藏三十一城其在西南者僅五城在西者  
一城餘皆在東蓋西去六百九十里外卽後藏也前藏疆  
域東至甯靜多松工二山交巴塘界三千七百六十五里  
內除察木多乍雅類伍齊各有呼圖克圖掌理自洛隆宗  
爲界只二千一百四十五里西至谷喜塘交後藏界六百  
九十里南至奕爾交洛壩生番界北至木魯烏蘇噶爾藏

胡火交青海界

右前藏三十一城

前藏東北一千四百里之哈喇烏蘇河口及東北二千九  
百里之木魯烏蘇河口皆青海與藏交界之要隘也伊犁  
葉爾羌至西藏本有徑道中隔大戈壁故由西甯青海繞  
道而至木魯烏蘇河蕃人又名通天河卽大金沙江之上  
流也以其來源最遠故以通天名之

右通天河

大地徑三萬里崑崙當地之中爲大地最高處卽漢書之  
蔥嶺佛書之阿耨達山也古云蔥嶺之水東注河源西注  
洋海蓋山勢最高而適中積雪萬古故其水滂沱四潰而  
下中國江河二條皆發源於此山下七椿園云蔥嶺卽雪  
山也自嘉峪關起東西綿亙九千餘里至葉爾羌乃西南  
折入痕都斯坦復折而西直達西海余按中國地界西北



盡葉爾羌東北盡黑龍江徑萬五千里中自嘉峪關至黑龍江徑五千里則葉爾羌以西喀什噶爾河所出之蔥嶺固大地適中矣河源在葉爾羌之西境江源在葉爾羌之南境是所謂崑崙者其山固半在今中國界內也蔥嶺之長數千里或斷或續互東西之中七椿園謂在中國最大而著名者於烏魯木齊爲博克塔班於哈喇沙拉爲莫勒士斯於伊犁烏什之交爲穆肅魯塔班此皆南北兩路所共之天山非蔥嶺也葉爾羌之米勒勒一作爾按後皆作米勒塔班台搭班則近崑崙之支榦古云崑山片玉此山之中皆玉意卽所云懸圃者耶西域聞見錄云去葉爾羌二百三十里有山曰米爾台山徧山皆玉五色不同有大至千萬斤者在絕高峻峯之上人不能到土產犛牛慣於登陟回子攜具

乘牛攀援鎚鑿任其自落而收取焉每歲春秋二季葉爾羌貢玉七八千斤至萬斤不等又云葉爾羌和闐玉瓏哈什哈琅圭塔克河中所產之玉無定額盡數入貢由台站輦送至京其山距喀什噶爾之河源頗近觀此益信爲崑崙之近榦禹貢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又云厥貢球琳瑯玕在梁州者是矣西域聞見錄言米爾台徧山皆玉然多石夾玉玉夾石欲求純淨無瑕者則在峻峯之上此可爲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確註也近時徐星伯太守著新疆賦鈔本及漢西域志補注見貽其於山川物產考訂尤詳惜行笥未攜無從證之

右余所記據西域聞見錄疑在葉爾羌之米勒台山近于崑崙蓋以其山皆玉而證之也地理今釋一統志則以在



和闐之尼莽依山當蔥嶺按今輿地圖和闐之南百餘里  
爲尼莽伊山東西互千餘里葉爾羌在和闐西北七百餘  
里其境內之山東南自尼莽依山綿互而西至英吉沙爾  
之南百餘里爲玉山玉山之北有玉河與葉爾羌之米爾  
台山皆出玉皆崑崙之近榦但皆非河之正源地里今釋  
卽以和闐河爲河源故以和闐玉山爲崑崙此說雖本于  
漢書西域傳較之執崑崙在吐番在青海者已爲彼勝于  
此崑崙本卽蔥嶺甚長特其主峯龍池則在喀什噶爾其  
支榦橫互則隨在異名耳二說固相通而無悖以意逆之  
可也

右崑崙互葉爾羌和闐二條

古書所傳荒遠之區事不經見者迂儒孤陋輒以爲誕妄  
然有數千年後涉遠者親歷其地往往與古書不爽乃知

古人非鑿空妄言雖或小有訛誤或傳聞之異或今昔變  
更未可輕相非議要必有其近是者不妨存以待考乃爲  
善讀書人彼輕於非古者非孤陋則浮薄君子不取也孔  
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君子博學於  
文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世傳穆天子傳乘八駿至  
西王母觴於瑤池書雖僞撰然其人固嘗博覽異域之山  
川也爾雅山海經確有西王母之地今葉爾羌和闐實有  
產玉之河豈非瑤池所本乎千里馬實出西域大宛諸國  
豈非八駿西行所求乎傳固有言穆王好遊將使天下皆  
有車轍馬跡焉必古有其事且有其地然後得以附會成  
書惟博覽者辨其真中之僞而得其僞中之真耳舉此類  
推學者可以覽古矣

爾雅以西王母爲地名山海經言西  
王母形狀詭異皆與武帝內傳穆天



子傳異不足辨也

右古書言異域

古稱龍伯國大人釣鼈幾成寓言矣余觀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泛海船者嘗遇其人長三十丈見中國人喜而攫之以柳條貫人顯繫十數人於腰閒而行如貫魚狀有裂腮而墮得逃歸者長人亦不之覺豈非龍伯之類歟又如西域聞見錄絕域諸國有阿諦者在西海之濱其國男子皆長三四十丈婦女如常人而與長人爲夫婦但不能生育必浴於河而後成孕生女如其母男則數十丈此所言阿諦者似卽陳倫炯所言之長人也龍伯之說不其信然耶西域回子又有郭罕之國其人男女皆二尺餘魁梧俊偉者亦不能過三尺是古所云小人國者復有驗矣今西蕃風俗兄弟數人共妻自打箭鑪至西藏皆然而伊犁西北

之哈薩克葉爾羌西之博羅爾亦然博羅爾不惟兄弟四五人共妻其無兄弟者與戚里共之天下之大何所不有人之見聞幾何未可以其所及廢其所不及也

右大人國

康熙六十年三月 上諭大學士諸人曰今日出榜黃霧四塞霾沙蔽天如此大風榜必損壞或因學問優長聲聞素著之人不得申式怨氣所致或此次中式之人將來有大姦大惡亂臣賊子亦未可定邵子于天津橋聞杜鵑卽知南人有人相者此皆書冊所載信有明徵其他亦有不可盡信者如云唐明皇焚珠玉于殿前珠可焚毀玉可焚毀乎又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風不鳴條則無力以散天地抑鬱之氣鼓盪萬物雨不破塊何以播種又云囊螢讀書版曾收取百枚盛以大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



之不可盡信者然亦有似乎荒渺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俄羅斯來朝其地云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爲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有書吏三人徧傳西邊異獸部議重罪朕從寬免死令其往覓是獸後將軍祁里德等來自單前奏云果有是獸目在乳旁口在臍旁巡哨侍衛曾親見之蒙古名其獸爲鄂布又有飛者名爲積布蒙古名惡人爲鄂布太積布太是卽山海經所謂刑天無首以乳爲目以臍爲口也故將發遣書吏放還又神異經云北方層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爲鼯鼠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卽死今俄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卽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製盤碟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爲實又古人以天市垣爲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四度至四十度在穀兩立夏小滿三節直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可據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右康熙

上諭異域事

致富莫如經商山國不及澤國乃一定之理西域賈胡自古稱富近世所傳極富之國如控噶爾痕都斯坦科罕薩穆阿拉克及大西洋千絲臘諸國大抵以舟船爲利然必其本國衣食充足物產豐饒乃能附益之非瘠薄之士也究其所云富者不過金銀珠寶眩異矜奇原屬可有可無之物非賴以爲命者何如中國聖人之教寶此布帛菽粟乎嗟乎三年饑饉雖有黃金白璧無所用之眾人皆飢獨



富適足為累一人之富千人之所怨也有國有家者不可  
知所本計哉

右西域富區

和泰庵西藏賦注藏南行程月餘為布魯克巴部落其長  
名諾彥林親乃紅帽教之地天氣和暖物產與中國相似  
再南行月餘即南天竺交界又云布魯克巴界址正南至  
額訥特克國為界計程十日額訥特克國西南海中大西  
天也楞嚴經咒乃額訥特克字譯為唐古忒字又云甲噶  
爾部落在南海貝葉經皆平頭垂露文譯出唐古忒字其  
地能織金銀絲紗緞產孔雀明成化時札伽思蘭國進貢  
即此地也札音伽又名札馬天國又云由白木戎行十日  
至小西天布爾雅王子住處從此上船行半月由海中至  
大西天相傳漢張騫曾至其地余按據此言布魯克巴南

行月餘為南天竺界不云過海而以南十日隔海之額訥  
特克國為大西天是不以南天竺為大西天也額訥特克  
甲噶爾皆佛經所出云在南海中徒以其隔海故謂其在  
海中似不知此乃南海水之汙入者耳漢夷商船聚此接  
白頭回子與痕都斯坦諸國境藏南諸國皆在其東額訥  
特克甲噶爾諸國在其西自藏往彼須渡此海故稱之為  
大西天其實仍在海岸以內若由藏之西北一路仍有陸  
路可通非四面皆海如海島諸國也蓋此二國者即所謂  
申天竺矣

右西南二天竺

西洋人艾儒略四海總說曰海有二海在國之中國包乎  
海者曰地中海國在海之中海包乎國者曰寰海寰海極  
廣隨處異名或以州域稱則近亞細亞者謂亞細亞海近



歐羅巴者謂歐羅巴海他如利未亞如亞墨利加如墨瓦  
臘尼加及其他小國皆可隨本地所稱又或隨其本地方  
隅命之則在南者謂南海在北者謂北海東西亦然隨方  
易向都無定準也又云海雖分而爲四然中各異名如大  
明海大平海東紅海孛露海新以西把尼亞海百西兒海  
皆東海也如榜葛臘海百爾西海亞刺比海西紅海利未  
亞海何摺亞諾滄海亞大臘海以西把尼亞海皆西海也  
而南海則人跡罕至不聞異名北海則冰海新增白臘海  
伯爾作客海皆是至地中海之外有波的海窩窩所德海  
八爾馬泥海泰平海北高海皆在地中可附地中海又云  
海島之大者附載各國之後大率在亞細亞者蘇門答臘  
日本淳泥最大在歐羅巴者諸尼利亞最大在利未亞者

聖老楞佐島最大在亞墨利加者小以西把尼亞最大在  
墨瓦臘尼加者新爲匿亞最大余謂此寰海之說卽騶衍  
所云大瀛海也艾儒略以爲裨海大瀛屬近荒唐無可證  
據特西人自矜所見之廣博而輕中國之古說耳默深云  
諸尼利亞卽英吉利國余按南懷仁坤輿圖說無諸尼利  
亞有昂利亞其北接斯可齊亞豈異名耶艾儒略在明季  
距南作圖時前七八十年諸尼利卽昂利之轉音也自明  
季時艾卽以諸尼利與日本并稱則英吉利之强大久矣  
特後來更盛耳

右艾儒略四海說

二十一日察木多卓尼爾見曲濟嘉木參勸諭之不從宣  
太守集眾議曰曲濟嘉木參久失眾心丹臻江錯人眾勢  
强未能卽散且藏中原奏謂其世爲師徒幫辦公事理藩



院文亦言二呼圖數世名在冊檔兩次護印地方安靖應斷令分居寺院一切復循舊章倉儲巴四朗江折白瑪奚罪在不赦念其不從大呼圖苛斂情尚可矜應革退倉儲巴免其治罪彭錯之叔倉儲巴阿札年老求退請以本職予姪接充曲濟嘉木參先已許之惟不當附從白瑪奚爲叛應革退倉儲巴降爲小頭人効力贖罪彭錯達吉本無過失以達末言其年幼革退十六年前藏大臣諭許復充亦未同白瑪奚等拒敵應畱倉儲巴之職與彭錯罰金修廟丹臻江錯與大呼圖不睦致啓釁端復收畱罪人致壞寺院亦令輸金修寺以示懺罰曲濟嘉木參舉措乖方本有應得之咎念其初意尙欲整飭地方免予置議達末弄權妄構是非實爲致亂之由應革退卓尼爾交其父兄嚴

行約束不許復充職事亞斯彭錯當十八年兩呼圖和會時撤二呼圖之座以致僨事復起兵端應革退頭人不許復充嗣有倉儲巴缺令兩呼圖公同選舉報藏中請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刺麻酌定仍由大呼圖自行酌放至大道差使責成大呼圖督頭人供應烏拉毋得刁難遲悞囑丁別駕草斷牌稿

右宣太守集議

西藏賦注岡底斯者阿哩東北大雪山也周一百四十餘里峯巒陡絕積雪千年不消山頂百泉聚流至山麓仍入地中乃諸山之祖脈梵書所謂阿耨達山也遠近蕃民以朝禮此山爲幸不能登其下阿耨達池相傳卽王母瑤池梵書云四大水此其源也余按和泰庵此言與衛藏圖識同乃西域蕃人相傳如此考今輿圖岡底斯山直北一千



五百餘里爲葉爾羌稍東爲和闐自尼莽依山逸遲而西  
南折與岡底斯山若斷若續西至痕都斯坦岡底斯山東  
北至尼莽依山東南非大戈壁卽沮淤澤或謂卽阿耨達  
池也然其地在山之南麓而不在山顛梵書以阿耨達山  
爲天下諸山之祖以阿耨達池爲四大水之源四大水者  
江河二水流入中國其二水西流入西海與岡底斯山不  
合余謂尼莽依山及岡底斯山距蔥嶺之崑崙近者千餘  
里遠者二三千裡蕃人相傳皆被以崑崙之稱猶之大行  
遠至塞外皆爲一山而有起伏斷續耳觀岡底斯西去千  
餘里之山蕃人至今猶以西崑崙名之可見崑崙廣遠不  
必執蔥嶺之崑崙遂謂他處不得爲崑崙也阿耨達池自  
當以在蔥嶺之崑崙爲是以岡底斯山之瑪珀穆達賴池

當阿耨達池蕃人訛傳耳和泰庵似未深考

瑤池在崑崙下或以葉爾羌之玉池卽阿耨達池爲瑤池  
皆自有說第不審周穆王所至爲在葉爾羌耶阿里耶以  
事理推之似葉爾羌爲近默深云尙非河源不如蔥嶺上  
之大龍池水分注東西大海者爲確也或又謂尼莽依乃  
須彌二字之反切卽梵書之須彌山亦非地理今釋曰崑  
崙山在今西蕃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  
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  
河源所出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在  
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祠此蔡傳所據以爲崑崙在  
臨羌者也然漢志言西有崑崙祠非言山在縣界漢臨羌  
縣在今陝西西甯衛西崑崙山不當若是之近通典云吐



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蕃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黃河重源出其間蓋卽今之枯爾坤然非西域之崑崙也  
右尼莽依岡底斯二山皆非崑崙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

上諭朕於地理從幼留心故

遣使臣至崑崙西蕃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大槩中國諸大水皆發源於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內外其源委可得縷悉也黃河之源出西甯外枯爾坤山之東眾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蕃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爲河源匯爲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

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喇哈納蕃名岷尼雅克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之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至灌縣分散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爲一東南流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刺麻東北烏尼尹烏蘇峯流出烏尼烏蘇峯中華謂之乳牛山其水名穆魯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昌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廣界由荊州東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水源出陝西甯



羌州北蟠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爲漢水入湖廣界  
東南流至漢陽縣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諾莫渾巴烏  
西大幹之內源發于西蕃委入于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  
一源于喀木之格爾機雜噶爾山名雜楷河一源於濟魯  
肯他拉名敖母綽河二水會于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楮  
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  
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爲喀喇烏蘇卽禹貢之黑水今雲南  
所謂怒江也其水自達賴刺麻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  
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  
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  
西爲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  
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爲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

在東南諾莫渾烏西大幹之外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  
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山東達木朱喀  
巴卜山譯言馬口也其泉流出爲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  
流經藏危地過日噶公噶爾城旁合噶爾詔母倫江又南  
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  
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干喀巴卜譯言象口也有  
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河之水西流  
至桑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榕喀巴卜譯言獅子口  
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  
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  
之水會馬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  
克拉蘇母多地會東行之東南流至尼納忒可克國爲岡



噶母倫江卽佛法所謂恆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恆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卽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卽岡底斯是唐古忒稱岡底斯者猶眾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達池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尼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天宮觀自在遊舍是云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爲善財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蕃名布達拉山也亦謂觀音現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亦可引爲據也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舊註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打箭鑪西南達賴刺麻所屬

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謹按

仁皇帝聖學淵深無所不知

西北西南外域咸入版圖皆遣使親履其地考尋山川道里非如經生但於書籍考索而得故確實詳明如指諸掌但其時天山南北路尙未入版圖故止據奉使刺麻所奏岡底斯山爲崑崙及乾隆新疆戡定以後

高宗命館

臣撰河源考三卷始知河源出于喀什噶爾之蔥嶺故上諭謂崑崙當在回部而

皇清通考及松相國西

陲總統紀略魏氏海國圖志皆宗之可定千古之案矣

右

聖祖畱心地

和泰庵西藏賦其人民疆域之殊也圖伯特其舊名唐古







山過拉納根山即騰格哩諾爾蒙古語天池也乃達木蒙  
古游牧之處又由吉札布至僧塔斯頭難行經沙雅爾小回  
藏過木蘇爾達巴罕通準噶爾境又由後藏西北至阿哩  
城交拉達新克罕庫勞特外番界可通和闐左通準噶爾右  
及葉爾羌新疆其路有半月戈壁無水草左通準噶爾右  
達葉爾羌也其部落五百餘戶之蒙古駐自丹津青海蒙  
五輩達賴喇嘛時帶領官兵赴藏護衛留駐五百三十八  
戶在達木地方游牧協領八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聽  
駐藏大臣調遣丹三十九族之吐蕃分從青海延等處蕃  
民共三十九族其地為吐蕃之舊屬居四川西甯西藏之  
間昔為西海奴隸自羅卜藏變亂之後漸次招撫雍正九  
年勘定界址近西甯者四十九族歸藏大臣管轄其西阿咱游  
營轄近西藏者三十九族歸駐藏大臣管轄其西阿咱游  
手於邊陲小西天一部落名阿咱卡契精心於賣買西  
名克什米爾及名纏頭亦越藏朝佛卡契精心於賣買西  
頭精於貿易在藏住者有頭目三人彈壓之布延業楞庫  
木巴勒布之三罕藏西南行計程月餘其地巴布延業  
本分三部一曰布延罕一曰業楞罕一曰庫庫木罕雍正  
十二年進表貢一次後為廓爾喀所併今巴勒布在藏賀

易有成家室住數輩 噶畢諾彥林親布魯巴之兩解  
者頭目二人管轄 其長名諾彥林親布魯巴之兩解  
冊印其文曰唐國師寶之印六字又有噶畢一族為諾彥  
林親所分者曰久勢漸昌大後諾彥林親之呼畢勒罕楚  
藏大臣遣人和解雍正十二年噶畢東噶布刺麻卒於是  
賜額爾德尼第巴印今考布魯克巴為紅教刺麻之地其  
掌教札爾薩立布魯克谷濟呼畢勒罕與額爾德尼第巴  
諾彥林親類拉布齊俱住克魯克巴城湯德慶城內轄百  
姓四萬餘戶大小城五十處寺廟一百二十座共刺麻二  
萬五千餘額納特克國界至綽羅烏魯正西巴木嶺額納  
為界計程十日正北至帕克哩城為界乃西藏屬地額納  
克橫行梵寺之源甲噶爾平寫繙經之楷見前拜木戎賽  
爾之一綫纜通舊志由後藏賽爾緊走十日係白木戎交  
一崖高約十五丈以木搭梯往來行走馬不能通由宗哩  
緊走八日至白木戎住處其王所居屋名曰勞丁宰俱在  
山上其先之王一名又曰總依生子幼時即五色塗面一  
屬百姓種類不一曰總依生子幼時即五色塗面一日



納昂無論男女不穿衣服下以白布纏之一曰蒙身穿布  
衣不遵佛教一日乃撒男穿中衣不穿上衣惟白木戎本  
地人民皆披藏袖編單有大寺二座一名白馬揚青一名  
札什頂小寺十五座轄地七處其方亦呼小西天與布魯  
克巴連界中隔大江名巴隆再行十日至小西天布爾雅  
北至後藏日喀戎由白木戎再行十日矣相傳漢張騫會  
王子住處考西南外番并無白木戎之名乃知白木纏身  
至其地今考西南外番并無白木戎之名乃知白木纏身  
者作木則也披藏袖編單者巴勒布也通宗哩口者哲孟  
雄也瑩按藏圖識白木戎出大羅羊貂羊犬耳豬崖羊  
又產野象獨角獸地東連朱巴中以巴隆江為界南至西  
天烏盆子西至白布北至口蓋子即札什倫布仍仲南翁  
結巴寺之哲孟雄藏曲之千家尙駭後藏今為廓爾喀所  
後山也 哲孟雄藏曲之千家尙駭後藏今為廓爾喀所  
侵尚有數曲大河北 作木朗唇亡齒寒 後藏今為廓爾喀所  
岸迤東三處寨落 洛敏湯皮存毛在 小部亦為  
唐古武以熱索橋為界 洛敏湯皮存毛在 小部亦為  
廓爾喀 庫努屏藩 兩部落交界其地與甲噶爾廓爾喀  
所併 庫努屏藩 兩部落交界其地與甲噶爾廓爾喀  
嘉慶元年二月 拉達 邑宰 阿哩之西小部第哩巴察人隔  
遣人赴藏通好 拉達 邑宰 阿哩之西小部第哩巴察人隔  
重洋噶哩噶達道通近載 見前惟廓爾喀之投誠乃唐古

忒之樂愷 後藏西南邊外地名陽布乃廓爾喀所併巴勒  
布之舊地也天氣和暖產稻穀花果其王名拉  
布納巴都爾乾隆五十七年經大將軍福康安參贊大臣  
海蘭察統師進剿深入其境震懾 天威投誠恭順每五  
年一次遣噶箕頭人 右和泰庵為駐藏大臣撰西藏賦復  
赴京恭進 表貢 自為之注時在乾隆之末嘉慶初元廓爾喀平後其於藏  
中山川風俗制度言之甚詳而疆域要隘通諸外藩形勢  
尤為講邊務者所當留意不僅供學人文士之披尋也故  
摘錄之於此 右西藏賦言疆域

賦注又云岡底斯之東有泉流出名達木珠喀巴普達木  
珠者馬王也喀者口也巴普者盛搭糌木盒也以山形似  
馬口故名岡底斯之南有泉流出名朗卜切喀巴普朗卜  
切者象也以山形似象故名此東南二大水之源也岡底  
斯之北有泉流出名僧格喀巴普僧格者獅子也以山形



似獅名也岡底斯之西有泉流出名瑪卜伽喀巴普瑪卜  
伽者孔雀也以山形似孔雀名也此西北二大水之源也  
余按此言四山名與圖識音同字異楊升庵云阿耨達池  
一名菑又從琉璃馬口出似亦聞此說而未得其詳也  
石中外西大水源

又曰札克洞山曰洞山赴巴則嶺大道曲水過河上甘布  
拉古稱西崑崙又曰噶如山出宜椒東溝口聖多爾濟帕  
姆宮在海子東岸山麓世有女呼圖克圖居之其海子名  
曰洋卓雍錯海又名雅木魯克玉木楚海廣四百五六十  
里周岸行四十八日其中有三大山一曰密納巴又曰鴉  
波士一曰桑里其水時白時黑或成五彩過甘布拉嶺沿  
海岸經白地亞喜浪噶致始進宜椒山口二百餘里僅具

西北角耳余按此言女胡圖克圖寺名洵名與圖識皆音  
同字異而賦注較詳稱甘布拉爲西崑崙者彼以岡底斯  
山爲崑崙此在其西故著人名之

右西崑崙

廓爾喀本與巴勒布爲鄰國部落初不甚大白乾隆中侵  
取巴勒布三罕之地又兼併哲孟雄洛敏湯作木朗三部  
遂以强大乾隆五十三年以互市事擾藏大兵進討甫遣  
其頭人瑪木薩野入貢五十七年復事侵擾大學士福公  
徵之兵至陽布畏懼投誠至今安靖五十餘年矣巴勒布  
自唐時立國于有餘年而爲廓爾喀所併廓爾喀復以其  
人擾藏擾藏者廓爾喀也非巴勒布矣

右巴勒布

糧務高明府殿臣有宋人徐總幹著易傳鏡借讀之大旨  
謂易爲聖人言天命之書而尤致意於中興之際蓋南宋



隱君子也序云嘗師呂東萊祖謙唐說齋仲友二先生其論九卦之德云九卦之德聖人獨於九卦言之而不以他卦者蓋九卦君子在下不違其時之用因時制行聖人美之故于九卦各言德而又重複讚之也履之初九九二處六三柔履剛之下初九素履以往九二幽靜守正故美其德基於履而又讚其履和而至以和行也謙之初六六二處撝謙勞謙之下初六謙卑自牧六二鳴謙守正故美其德執於謙而又讚其謙尊而光以制禮也復初九七日來復能不遠修身致六二之下仁六四之從道故美其德本於復而又讚其小而辨於物以自知也恆當君子立不易方之時九二能久中而悔亡故美其為德之固而又讚其恆雜而不厭以一德也損當損下益上之時初九過往酌

損九二中以為志故美其德之修而又讚其損先難而後易以遠害也益當損上益下之時初九大作不厚事元吉无咎故美其盛德之裕而又讚其益長裕而不設以興利也困當剛掩有言不信之時九二剛中自守酒食自養故美其困德之辨又讚困窮而通以寡怨也井當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之時九二雖无與九三雖不食而九二剛中不變九三行悞受福而致六四之井甃上六之勿幕故美其為德之地而又讚其井居其所而遷以辨義也巽當小人武治小亨之時九二過於用巽紛若其言以免咎九三頻於用巽至於志窮而致吝故美其為德之制而又讚其巽稱而隱以行權也九卦先後殊時制行不同聖人均論其德前有基柄本固修裕之殊蓋明其時之可為也後有



辨地及制之別蓋明其時之難處也基培於履柄執於謙本反於復固守於恆修爲於損裕充於益茲其處於平時者德爲可與也困窮而能通井居其所而能遷巽稱而能隱君子處於難居之時其德重爲可嘉故九卦之序後有困井及巽茲聖人所以作易有憂患也徐氏此言九卦之德分別處於平時及處難居之時最爲明晰處憂患者所宜深玩瑩按此說九卦之德專指在下位者尤切於用惟巽稱而隱本義及諸家說義多未明余謂巽順之德人所稱美也而有時當避其巽順之名而不居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是也

右易傳證言九卦

余前考論黑水言禹貢雍梁二州極今陝甘滇蜀衛藏之域頃思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又曰西被於流沙史記注引鄭注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余謂流沙卽今之戈壁也巴里坤及哈密以西回部皆稱戈壁嘗行千里皆沙有水無草或水草俱無深處人馬常陷不見西北各處尤多哈密至伊犁和闐葉爾羌及後藏之北所在有之皆流沙也合黎山在今肅州高臺縣邊牆外東北百里居延海在合黎山北三百餘里居延海之北及東橫互千餘里卽瀚海弱水旣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則此流沙當指居延澤而西域之戈壁皆得稱流沙遼史蕭罕嘉努言太祖西征至於流沙準布望風悉降準布卽後來準噶爾今之伊犁是其證也然則雍州之域可知



矣惟天下之水自崑崙以東皆東流或北流或南流皆入  
東北二海故河水江水皆匯眾水東流弱水在河源之東  
其水源出自張掖北流至居延大澤未見西流無緣通於  
南海地記所云豈謂入於合黎山腹遂由地中行耶自合  
黎山至海萬數千里中隔崑崙大山地中之行何憑見之  
乎 右流沙卽沙漠戈壁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正義引鄭氏注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  
刑之禹治水畢乃流四凶又注分北三苗曰流四凶者卿  
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所竄三苗爲四裔  
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據此是三苗兄弟先竄一  
處後更分析則三危爲一山非三處矣旣云猶爲四裔諸

侯未知兄弟三人孰爲諸侯抑皆爲諸侯乎其後分析者  
更離而遠之懼其聚而爲亂也鯀治水不成當罪然禹能  
修其功而底平成之績亦已幹父之蠱舜爲大聖必不忍  
殺鯀鄭注降其位猶爲國君者是也左傳言誅四凶誅者  
詞其罪而罰之非必殺戮萬章始云殺三苗于三危蓋當  
時傳聞之異耳殛字亦未卽是殺言降謫至羽山後卽死  
於其地不復歸耳鄭注於理爲優當從其說 方宗誠曰說文山部竄塞也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又穴部竄匿也從鼠在穴中管  
異之曰古書之辭凡言人必自匿乃曰竄國語不窟失官  
自竄戎狄之閒是也三苗入三危乃舜塞之而非其自匿  
曰竄官也虞書作竄殆悞耳且三苗未嘗死孟子殺三苗  
者正以竄殺形近而譌耳 右三苗非殺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  
鄭注曰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旣畢廣輔五服而成之



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今五余按此今字疑是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五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

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於圻內則子男也余按鄭氏此言通計禹時九州萬國之數蓋併名山大川計之其實九州或平原曠衍或山陵藪澤廣狹不同何能截然比齊不過約略計之如此未可以辭害意也其言崑崙山之東南禹所荒度合堯之九州共爲九州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蓋堯之五服小而禹之五服大也觀此益可見今之滇蜀藏衛皆禹時荒服之國九州之域矣九州分其地土之界五服次其遠近之制非要服盡九州也以古證今確乎不爽學者不見古書未歷今地識自狹小豈知域內之大哉此山海經一書所以雖出秦漢人羸雜之作非伯益原書而猶可寶貴也太史公禹本紀山海經所言怪物余不敢道者特孔



子後世有述吾弗爲之之意耳豈謂無之哉

右鄭注九州五服

宋程大昌考古編曰五天竺皆釋氏地五天竺與波斯接五天竺皆在長安西南唐史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經諸國及中州地理併數之尙不及萬里唐史信世之所傳謂爲幅圓三萬里則已夸矣僧元奘西域記乃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元奘以正觀三年往至十九年回其間以年計自當得五千餘日而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爲屆止詢訪之日則其在行者不過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徧九萬里而經涉他國地理又未在數此可見其妄甚明也魏默深云唐書幅員三萬里者圍員之數圍三徑一計之裁萬里耳乾隆中開闢新疆二萬餘里然天山南北路縱橫皆不過六千里則

所謂二萬里者亦圍員之數非徑一之數程氏誤認周圍爲徑廣元奘則以開方爲徑廣胥失之矣然則五天竺果徑萬里乎曰明史歷志謂天方回國在烏斯藏西八千餘里其地爲西印度之極邊而西藏緬甸亦皆東印度邊境此東西徑萬里之明證也北印度至南印度海濱約計六七千里而南海中三千里爲僧伽刺島亦佛說楞伽經之地屬南印度此南北徑萬里之明證也徑一則圍三故知唐書幅員三萬里之說確不可易余謂魏說得之而以西藏緬甸爲東印度邊境則未必然今西洋人言俄羅斯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又有所得新藩地東抵海北抵冰海西界歐羅巴洲內部落南界中國蒙合索倫幅員五十萬方里又言阿丹國東西距千二百里南北距千五百里幅



員百十六萬六千方里可見凡云幅員百十萬方里者皆以開方法言如阿丹國幅員百十六萬六千里而言其東西距僅千二百里南北距僅千五百里耳新唐書又云波斯居達邇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夫五天竺之境既云西抵波斯又東距長安九千六百里則是五印度之境東西約六千里西藏波斯皆非天竺也其南北雖不可知要亦不過數千里耳元奘所云周九萬里當亦以開方計之特少一方字遂爲詬病但開方法方千里者爲方一里者百萬五印度地姑以方五千里計之當二千五百萬方里元奘所云周九萬里者以方里言之猶多未盡蓋昔人以還方異域不復深求卽元奘未必了然無論宋人矣皇清文獻通考言四裔曰俄羅斯以千步爲里後改五

百步爲里然則較中國里數其狹甚矣幅員方里之說烏可以中國類之耶

右五天竺幅員

范蔚宗西域傳論曰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余按安息條支皆五天竺以西之國也前書西域傳言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西與犁靬條支接烏弋地暑熱莽平有師子犀牛俗重妄殺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西得安息班書所言烏弋山離卽今中印度之痕都斯坦也所言地暑熱莽平出師子重妄殺與今西域聞見錄合其爲此地無疑中印度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轉北而西得安息不言里數蔚宗乃言



拒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計中印度更北而西至裏海即古  
 之西洋不及萬里條支安息安得有四萬餘里耶觀蔚宗  
 所云靡不周盡四字則是據甘英足所經歷自玉門陽關  
 至條支安息四萬里耳蓋併往來紆曲之數言之非徑直  
 四萬餘里也

右安息條支

宋釋法顯佛國記言自于闐西行二十五日至子合國自  
 此南行四日入蔥嶺山到於摩國行二十五日到竭又國  
 其地山寒不生餘穀惟熟麥云國當蔥嶺之中從此北行  
 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度嶺  
 已到北天竺據顯此言是蔥嶺在于闐西南凡二十九日  
 程步行日六十里計之幾二千里矣自入蔥嶺行二十五  
 日至竭又國不言所向大約仍西南也二十五日約一千

五百里為蔥嶺之中自此北行向北天竺又凡一月約二  
 千里而後度嶺至北天竺此云北行不言西者西南斜行  
 已盡乃更北行耳然則其所經行自入蔥嶺歷於摩國竭  
 又國度嶺至北天竺凡三千數百里是遶今前後藏之北  
 而至克什彌爾也觀此則蔥嶺之廣長可知蓋於摩竭又  
 二國皆在蔥嶺之中矣然其所包互豈止此二國哉

右蔥嶺

唐釋元奘西域記十二卷言北印度之北境最大者迦畢  
 試國所屬有濫波國那揭羅曷國健馱羅國烏仗那國鉢  
 露羅國咀叉始羅國此皆迦畢試國之部落非國也其南  
 境最大者迦涇彌羅國即古罽賓所屬有僧訶補羅國烏  
 刺戶國半笈蹉國葛羅闍補羅國槃迦國那僕齊國闍爛



達羅國屈露多國設多圖盧國亦皆迦涇彌羅之部落非國也此皆北印度也中如磔迦國衣服鱗白少信佛法多事天神豈非回教耶似卽今之大小白頭回子矣 中印度諸國爲波理夜咀羅國秣菟羅國薩他泥涇伐羅國卒祿勒那國秣底補羅國婆羅吸摩補國卽東女國瞿毘霜羅國亞醯擊咀羅國毗羅刪拏國劫比國曲女城國阿踰陀國鉢羅那伽國拘跋迷國鞞索迦國伊爛拏鉢伐多國羯米温祇羅國奔那代渾那國室羅伐悉底國迦毗羅衛國波羅奈國毗舍離國弗栗恃國尼波羅國摩竭羅國憍薩羅國摩涇伐羅補羅國凡二十七國如來入金剛定成正覺處在摩竭陀國出家修行還家見父及涅槃處皆在迦毗羅國波斯匿王城須達長者祇陀林給孤獨園在室

羅伐悉底國卽舍衛國也元奘所記佛蹟國名與法顯所記不同蓋相去數百年國有興廢更易也如來演說寶雲等經之靈山在摩竭陀國碗伽河南有故花宮城西南四百里大山雲石幽蔚又西南四十五里渡尼連禪河至迦耶山溪谷查冥峯巖危險前代之君莫不登封自此東渡大河則前正覺山卽如來入金剛定處矣 東印渡諸國爲伽摩縷波國三摩咀吒國室利差咀羅國迦摩浪迦國墮羅鉢底國伊賞補羅國摩訶瞻波國卽林邑國閻摩那洲國耽摩栗底國羯羅蘇國伐刺那國烏茶國僧伽羅國凡十三國諸國人多貌黧俗犢蓋今英夷所據之烏鬼地是矣又云迦摩縷波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其境接西南夷計兩月可入蜀西南境似卽今之哲孟雄廓爾喀上



南印度諸國爲羯菴伽國安達那國大安達羅國  
珠利耶國達羅毗荼國枳秣羅國僧伽羅國唐言師子國  
恭建那補羅國摩訶刺陀國跋祿羯婆國摩臘婆國卽南  
羅羅國阿吒釐國契吒國北羅羅國卽南衍羅國鄭枳陀  
國凡十六國摩臘婆一作摩臘羅此云阿吒釐國商賈爲  
業貴財賤德縱有信福但事天神是元奘時已有天方天  
主之教矣又云枳秣羅國海舶所聚瀕海有秣刺耶山山  
東有布坦落伽山山頂有池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  
往來遊舍按此卽今之戈什峽也是爲南海矣相傳觀自  
在菩薩有三落伽山如今浙江之普陀前藏之刺薩皆爲  
落伽山但非南海耳西印度諸國爲阿難陀補羅國蘇  
刺陀國瞿折羅國信都國茂羅三部盧國鉢伐多國阿點

婆翅羅國狼揭羅國瞽多勞羅國阿輦茶國伐刺那國凡  
十一國其最南境阿點婆翅羅國臨信度河鄰大海余按  
唐以前皆名信度河卽今之印度河信印音近也魏默深  
恆河考則謂信度河卽西恆河疏伽河卽東恆河一水分  
流入海則以佛經及各經注證之亦前人所未發也以上  
五印度諸國元奘所記詳矣宋代及今國名數有更易然  
猶可有所考按故備記於此

右元奘西域記

法顯佛國記四大塔處佛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一佛生  
處在迦羅衛國白飯淨王故宮是也二佛得道處在迦尸  
國婆羅奈城鹿野苑精舍是也三轉法輪處在毗舍離國  
城西三里是國王干子放弓仗處爲賢劫千佛是也四佛  
般泥洹處在揚夷那竭國城北雙樹閒希連河邊是也般



泥洹卽般涅槃此云滅度凡此四大塔處皆在中天竺又有佛說首楞嚴經處在摩竭提國阿闍世王所造王舍新城耆闍崛山五山圍繞中峯最高有佛及諸羅漢弟子各坐禪石窟數百又有佛自忉利天下爲母說法處在僧伽施國元奘云在劫比他國也又有波斯匿王請佛說法處在揚薩羅國舍衛城卽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城南門外千二百步卽祇洹精舍有波斯匿王所刻牛頭旃檀佛像佛住此處最久又有阿難般涅槃處在毗舍離國放弓仗塔東西由延五河合口阿難於河中央分身作二分各在一岸俾兩國王各得半身舍利起塔又有佛現神足降惡龍處在師子國自多摩犁鞞國海口舟行西南十四晝夜可到國在大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

百數皆統屬大洲

右法顯佛國記

通鑑唐德宗貞元三年李泌對德宗曰大食在西域爲最疆自蔥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胡注曰大食旣併波斯突騎施又亡其地東盡蔥嶺西南際海方萬餘里余按波斯在天竺之西大食又在波斯之西唐時尙有吐火羅地在波斯大食之間此云東自蔥嶺西南際海萬餘里者是大食極盛時兼并諸國極于天主降生之如德亞似所謂弗林亦在其中矣所際之海卽西紅海地

右唐大食國界

自來言地理者皆詳中國而略外夷史記前後漢書凡諸正史外夷列傳多置不觀况外夷書乎然今存者宋釋法顯佛國記乃異域傳書之始自是而唐釋元奘辨機有大



唐西域記十二卷宋徐兢有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  
趙汝适有諸蕃志二卷朱輔有溪蠻叢笑一卷元周達觀  
有真臘風土記一卷汪大淵有島夷志略一卷明董越有  
朝鮮賦一卷黃衷有海語三卷張燮有東西洋考十二卷  
西洋艾儒略有職方外紀五卷鄭露有赤雅一卷朝鮮無  
名氏有朝鮮志二卷西洋南懷仁有坤輿圖說二卷 國  
朝圖里珠有異域錄一卷 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  
皇清職貢圖九卷滿洲源流考十二卷 盛京通志一百  
二十卷熱河志八十卷蒙古源流八卷陳倫炯有海國聞  
見錄二卷王大海有海島逸志二卷七十四有西域聞見  
錄四卷松筠有綏服紀略一卷和泰庵有西藏賦一卷近  
時徐松有新疆賦一卷及魏默深海國圖志六十卷出而

海夷之說乃得其全焉

有華人著外夷地理書



康輜紀行卷之九終

[Faded vertical text]

[Faded vertical text]

[Faded vertical text]



